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少年中國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三卷第六期

- | | |
|-----------------|---------|
| 法蘭西近代歷史學..... | 李 琅 |
| 評莫泊桑的小說..... | 李 壢 |
| 動的心理學..... | 劉國鈞 |
| 科學的教育與教育統計..... | 陳啓天 |
| 鄉村教育的實際問題..... | 余家菊 |
| 詩..... | 黃日葵 朱自清 |
| 從一奧國監獄寄出的信..... | 劉慎德 |
| 北遊初戀..... | 惲 震 |
|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 |
| 會員通訊 | |

少青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發行
上亞東圖書館

打破從前種

種穿鑿附會的『

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紅樓夢

(百千近全)
(貳二一書)

【價定】

洋裝三冊
四元二角
平裝六冊
三元三角

【費郵】

角兩同
七二分，日部國裝
四歐本美四內

紅樓夢考證.....胡適
答胡適書.....顧頡剛
考證後記.....胡適
紅樓夢新敘.....陳獨秀

● 本樣送奉 ●

收的外折九代郵票
。不國，五洋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法蘭西近代歷史學

李 璞

朋友左舜生爲「少年中國」催稿很急。這個時候，我正編一部「近代法國文學史」，全副精神都消耗在上面，實在尋不出別的工夫，只好將所編的書中間關於歷史學的抽出幾段來，聊以塞責罷了。

這篇法蘭西近代歷史學特別注重百年來法蘭西名歷史學家的思想和他們所用的方法。因爲我很有意思引起同志研究歷史的興趣，大家起來把中國的歷史整理一下。孔德常說：『生者與死者是時時有關係的。』我們要求自見於今日的世界，當先知道自愛我們過去的歷史。

「歷史這門學術，算是十九世紀一個勝利，一種光榮。」法蘭西羅曼派第一個歷史學家奧古斯丹底里 Augustin Thierry 曾經這樣的說法。果然，自文藝復興以來一直到羅曼主義發生，歷史學上的真正出品確是太少，歷史學上的恰切研究也不大表見。就是法蘭西也只有鮑雪 Bossuet (1629-1704) 的普通

歷史概論 *Discours sur l' Histoire Universelle* (1681) 和孟德斯鳩的法意兩部傑作。不過鮑雪是個宗教家，差不多專在論神學。孟德斯鳩是一個法學者，他無非藉史事來解釋法理。

在十八世紀學術勃興的時代去搜尋福祿特爾的一部路意十四朝代風俗通論 *Essais sur les Moeurs et le Siecle de Louis XIV* (1756) 還勉強算得一部真正的歷史著作。但是福祿特爾不脫文人的積習，太偏重文藝方面，對於恰切兩字的要求，不十分去注意，差不多和古典主義文家一樣，把歷史學當作美文一律看待。他們的歷史著作可以說都是心中構造的歷史。*Histoire de Convention* 這也有個大原因是當時的哲學思想與真正的歷史建設不能相容：理性派的哲學從來不十分留意事實。他們對於歷史的志願，無非取點材料來證明他們的思想，不再去要求事實太恰切，反有時把他們的思想妨害了。

自從十九世紀中間羅曼主義發生，一方面因爲羅曼派的文家要想將他們所崇拜的中世紀抬舉出來，一方面又因爲他們要在歷史過程上去尋人道進化的表現，對於往事遺蹟的注意，便大大換了眼光。他們要在歷史上去尋教訓，所以搜尋遺文故

事非常熱心，有時敘述往古也特別留意實寫當時的情狀。羅曼主義最主要的一個特點叫作「地方色」*Couleur Locale*便是由這種留意得來。羅曼派的歷史著作便漸漸呈現生動真切的樣子，迥然與從前偏重文藝的歷史不同。低里一讀羅曼派先覺沙多布里安 Chateaubriand (1768-1848) 殉教者 Martyre (1808) 便已覺得有真正歷史的意味。

近代科學的發達，一大半雖靠學者的鑽研，一大半也賴設置的完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沒有化驗室，恐怕實驗科學不會有現在這樣的進步。歷史學也當然是一樣的，他要靠古蹟遺文的研究。這種的設置，恰恰能應羅曼派歷史學家的需要，

要推季若 Quizot (1787-1874) 提倡和建立的功勞。因為他不單是與低里一樣醉心歷史學，願意犧牲時光去研究，并且他還是有力的政治家，在他做教育總長的時候，(1852-1857) 便趁勢建立許多研究歷史學的機關：最重要的要推沙爾特學校 Ecole des Chartres 的藏書樓，(1835) 這個學校專研究舊書古文，是一八一六年建設，季若一番整頓，便成為研究歷史學的中心。接着又有法蘭西歷史學會 Societe de l'Hi-

toire de France

的成立 (1835) 和研究古物學會 Société Française d'Archéologie 的發起，(1830) 歷史學家便算得了利器，從此興會日高，進步日大。

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利用科學的方法，古物遺文的發現愈見豐富，窮源和求證的方術也進步愈速。因此歷史學更一齊擁入考古 érudition 方面，博覽既多，搜羅既富，奢望和成見便漸漸減殺。寫實派的歷史學家簡直要完全棄去羅曼派那樣普遍的概念和寬泛的象徵，來一步一步足踏實地，限定正正確確發現事實的關連，以便斷定他的性質和意義。

這要算寫實主義自然派的功勞。他們用力提倡活寫自然，不加一絲的己見，大大給了歷史學一個暗示。寫實派歷史學家在古物遺文裏面去尋覓社會的形勢，不是與自然派小說家在眼前生活去尋覓社會的形勢一樣的嗎？因此，以十七世紀前半期和後半期的歷史相比，前者總還不勉虛華，後者較為樸實。以羅曼派的歷史學家與寫實派的歷史學家相比，前者究竟還是文人，後者便漸有科學家的傾向。不過寫實派的歷史學家最有名的兩位如爾朗 Renan (1823-1892) 和戴爾 Taine (1828-1893)

都是哲學家，他們在歷史學上帶的哲學氣味不免略有一些，還是不要失恰當兩字。想像與批評同時用力，更使閱者精神裏算非斯德古朗日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 可以恰稱寫實主義的名聲。

近三十年以來，法蘭西歷史學特別發達。雖然出品很是複雜，但就大勢而論，宗旨所在，當然日向觀察的科學方面進行。巴黎大學革命史教授歐樂 A. Aulard 常言：「從前歷史都免爲雄辯或道德的文章，直至今日才有變爲科學的傾向，要想在所有複雜的真實裏去尋出已往的重要事件出來。」因此近來法蘭西歷史學的新學派和歷史學大家都盡力先富自己的考古知識，差不多是考古學便可以盡歷史學的能事。近數年中間，握檢爾朋的歷史教權爲一時歷史學的中堅人物如歐樂，塞覺博斯 Seignobos 愛米爾補爾說華 Emile Bourgeois 等都是這樣的去用工夫。他們的前輩如那威斯 E. Lavisse 諸國家學會中人，對於這樣客觀的研究，又還有愧不如咧！

二

低里——羅曼派第一個歷史學家低里自己曾經把他的著作的主要觀念指示我們：『用科學和藝術的能力，使古事復生，

但是不要失恰當兩字。想像與批評同時用力，更使閱者精神裏面感覺真實的意味。』他又會說：『我有野心用藝術同時又用科學，靠正確的遺籍去重建立歷史上的活劇。』他不十分贊成哲學家的辦法，把歷史當作個概念的證據。他自身稱他『愛歷史是愛歷史的本身。』（以上見法蘭西歷史文字彙編敘言

Préface sur les Lettres de l' Histoire de France 1827）

他有意使後人知道『往古大戰爭或是大變故當時究竟的情形，所以他在著作之先，搜求遺籍非常細密，如像在諾曼人征服英吉利史 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l' Angleterre par les Normands (1825) 所有當時的歌謡或傳說，都盡量的收容，很足以使攻取者和征服者都顯出生氣。我們在那本書上，對於當時諾曼人自身的愁苦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種種窘迫的情狀，皆覺得活現紙上。』

他的名著默羅萬演時代紀事 Récits des Temps Mérovingiens (1840) 也注重民間細故和社會風俗。因爲他的主要新方法是：

『欲深了解一個時代，不僅在研究那時執政的人。該當研究

那時民族的本身才是。」

他說：

「法國歷史如像近代法國歷史家所作的一點不是真正地
方的歷史，國家的歷史和民族的歷史。這些所有最重要最有
益最能表現一時的真實的都還待添寫出來。所以現在市民的
歷史，子民的歷史和民族的歷史我們都還沒有呢。」這就是低

里對於歷史的重要觀念。他那本名著三民史 *Tiers état* 便
完全注重民族的建設。

低里這樣的歷史著作覺得要求的藝術工夫很大，其實低里
那管巧妙的筆寫來並不費力；他聚精會神的去專描寫幾個當
時人的性習慣，便足以見一時代的精神，如像在他那本默羅
萬演時代紀事，他最留意處便是寫幾個大教士的平生，便令閱
者對於當時的生活狀況和野蠻戰爭一目了然。

季若——季若不但對於歷史學有提倡設置的功勞，他的歷
史著作也是很有價值的。他自一八一四年改變後，頗留意研究
英國事情。因為他很崇拜英國的自由政治，着手便編英國革命
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1826-1856)*

他的主旨是：『要尋求法國和歐洲大陸各國所追隨的這種英
國政治自由的根源。』換言之，就是他要在英國的社會改革上
去研究文化的進步，表明中世紀到近代社會變化的形勢。既然
英國是由十七世紀革命的影響才將宗教信仰和自由政治的
精神普及社會，所以季若便先着手研究英國的兩大革命。

隨後季若便研究歐洲全部文化的淵源和進步。先後出全歐
文化史和法國文化史各一部。*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
vilisation en Europe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

ion en France (1845) 照季若的意思，文化的進步是社會
與個人兩者同時的發展：前者表現於政治的改進，後者表現於
道德的改進，社會與個人互相影響，互相改造而文化便隨之進
步。近代文化淵源大概可分作三股：羅馬人的遺規，如政治權與
統一王權皆仍是羅馬人之舊風。其次日爾曼的遺俗，封建制度
之成立與自由政治之發生，皆受日爾曼獨立精神之厚賜。再其
次便是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不但給近代以道德的信仰和文
藝的思想，并且近代平等互助主義皆由基督教義而來，引申之
便有近代平民解放的事實。

據季若以上的思想，他治歷史如同在治社會科學一樣；他在歷史上面，應用一些公律，如同科學家在現象上應用科學定律一樣。他算是第一個人能夠藉重歷史，把社會的全體構造完全解剖開來考察他的成分，因此特別說明宗教對於政治生活的影响。並且由他創造了一個「互相倚賴」的歷史公律，用表說明個人對於社會和社會對於個人的關係。他這種觀念雖然完全是從哲學的眼光來的，但是很與生物學上的潛變說相像。他曾說：「在造物的全力裏，一民族的歷史是不會斷絕，也從來不會重複的。」由這種思想論來，近代的社會進化學派要算季若是一個首創人。

在季若的歷史著作中間，不該當去尋描寫的工夫和章節的布置，因為他的文章完全根於他的思想；他既然是一種海闊天空的想法，所以他的寫法也是大刀闊斧的。史事的變遷重要或否，都憑他個人的眼光認定，用極簡明的筆去表明這些事的要關係。如他敍克林威爾 Cromwell 戰勝查理爾 Charles 這樣大的政變，無非寥寥四五行兩三句話。雖然未免太欠點染的工夫，但是語句嚴重而明瞭，恰恰是歷史學家應取的態度。

密拾勒——有低里和季若兩人，法蘭西羅曼派的歷史已經算是築定了根基，并添上一個密拾勒 Michelet 1798-1872 更是分外增光。

密拾勒是最富感情的文人。他生小貧賤，很知道平民間疾苦，所以特別贊成革命。他曾說：「病者，弱者，以至於作僞者和與我相親相近的禽獸都能夠動我憐愛的心情。我願所有我四周的人物皆是幸福的。」見我的日記 *Mon journal* 他於是把這廣大慈悲的念頭一齊系在他的鄉邦身上，因為他的鄉邦便是包容他左右一切憐愛者的大場所。他憐愛鄉邦，便不會憐愛了他左右這一些人物。他所以要著他鄉邦法蘭西的歷史，因為一個人對於他所憐愛者的過去總是細心的記起，願意詳盡的寫出。密拾勒具這種的熱情去著法蘭西歷史 *Histoire de France*。① (1833-1876) 用力的精到，自不消說得。

本他的情感，他把一個國當作一個人看，一國的生命就如同一人的生命，所以他著法蘭西史是尋法蘭西的生命。法蘭西之所以生，法蘭西之所以長養，以至於法蘭西內心的人格之所以造成。密拾勒以為這個生命的源頭不是簡單的幾個事物：低里

的種族混合的解釋和季若的偉人建設的關係都不能夠包括，該當是兩種原因都有。不過要尋這些原因還該當去搜求各種細事，以至於殘篇斷簡，以便去在深的組織裏看見一國的過去的全體復生起來。（*La Resurrection de la vie intégrale-dans ses organismes profondes*）所以密拾勒的法蘭西歷史範圍最廣，敍社會的生活以至于詳見加非館的情形。

密拾勒的成功全靠他任國家古物收藏所歷史部主任的關係。從此所有法蘭西的過去皆在作者肘腋之下，聽其擇選。他的名著法蘭西歷史，便於此時着手編著。不過密拾勒的著作究竟是文彩勝過內容。他最善於寫物抒情，在雨果 V. Hugo 以後，羅曼派文家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如他那樣點染風物。與其說他是史家，不如稱他是詩人，所以他的歷史看去非常悅目。這個能力雖不是歷史學家所必需，但是羅曼派歷史學家的基本。

(iii)

爾朗——欲知爾朗歷史著作的究竟，我們該當先譁譁他的根本思想：他對於宇宙是一個持懷疑論者。但他棄却宗教信仰之後，非常信仰科學的創造能力。他的意思是自然的奧妙雖不可知，正誼與理性總不能外人類而存在。所謂至高上帝的存在，也不過是本各人良心的創造而來。因此他相信人類自由的希望與願欲可以促進人類自身的進化。在他的名著「科學之將來」(*L'Avenir de Science* 1890) 上，他曾說：「唉！[希望]是不會誤人的。我相信一切有信心的希望，都能夠成功和圓滿。人道進化的實施，便全憑人類對於進化的希望和願欲。」這樣說法，爾朗可算得一個最勇敢的理想家。Idéaliste

他自己很尊重他的理想，并且也尊重別人的理想。他雖不願盲從舊教毅然脫離，但是他很承認基督教自有他的可尊貴的理想。他便把這種理想的形勢和價值比如藝術一樣。藝術的實在處即是美，他的美的地方即是純一的所在。

爾朗這個說法，首先把宗教的根本推翻了。他雖然並沒有說宗教毫無價值，但是宗教那里禁得起他這樣求真求美的眼光。所以他的耶穌生活史，(*La vie de Jésus* 1863) 一出，基督教徒便大譁起來。因為他宣布不信超自然，(Supernature) 他尋求耶穌生活是與常人一樣，一切奇蹟皆在刪去之列。他說：

爾朗——欲知爾朗歷史著作的究竟，我們該當先譁譁他的根本思想：他對於宇宙是一個持懷疑論者。但他棄却宗教信仰

如果奇蹟是不能認可的，我很有理由去把這一些譚奇蹟的書都當作無稽之譚。並且我很有理由去用希臘埃及和印度考古學者研究神話的高度去研究他。」（見耶穌生活史引言）這就是爾朗著耶穌生活史的主旨。

他最用力的地方，就是搜求證據要在事實的基礎上建設歷史的觀念。他說：

「歷史能記要合科學各方面的意義，才算得十九世紀的著作。這種著作是艱難的，誠實的，勤勞的，並且要求不自私的熱忱，所以才能堅實永久，才能與最終目的的高度相呼應。（見科學之將來第八部）

因此他的基督教源流（*Les Origines des Christianisme 1863-1881*）敍述耶穌的生活及聖保羅說法一直到基督教完全成立，都不涉及一點神的意味。他並且特著了一本猶太民族史（*Histoire du Peuple d'Israël*）（1894）來說明古猶太社會與猶太宗教變遷的關係，從大會長一直到耶穌，以便證明宗教的變遷是以社會事實為關鍵，不是神人的力量。

但是這些事實的搜求都非常不容易，基督教的根源的考證

如爾朗所謂胎生學的研究，更是特別困難。材料不足，而且黑暗，結束起來，多半互相矛盾。到了這裏，爾朗便用他的藝術的方法：他應用普遍真實（*Verité générale*）的感覺來安排彷彿的事情。他說：

「譬如去照着遺文建設弗達光明神（*Minerve de Phidias*）的事情，結果成功一篇枯燥抵觸和造作的文字，這是什麼原故？我們可以說是一個關係，就是這些遺文缺乏具有趣味的轉譯。該當對於這些遺文，不能要求過甚，只要他能夠供給或相近各方面都能圓通的這個全體就是了。」（見耶穌生活史引言）

這樣看來，爾朗的歷史著作的價值是偏於藝術方面。明白些說就是他的藝術本領能夠把模糊的事實用真實的概念合乎論理的描寫出來，使人不但覺得真實，而且覺得有味。

戴倫——戴倫是一個自然主義的哲學家，他首先反對一切玄想，他是實證主義的學者。Positiviste。其次他承認宇宙間萬事萬物都能受一個因果的支配，因此他又是最信普遍的命定派（*Determinisme général*）的學者。

他比較人類行事的律例與生物學家所論定的動物公律一樣：性格的連屬和自然的淘汰，人類與動物是相同的。他曾說：『從此可以用生物學一樣的方法來開社會學的途徑。從此歷史便隨着尋出公律，如同他的老兄生物學一樣。』

他著史的時候，如像論定一個作者時，首先便去尋出這個作者的唯一的本能或天才。便在這唯一的本能上去論定他的一生。譬如論低特來弗（Tite Live）（拿丁史家）戴倫首先便尋這位上古史家的天才是雄辯。於是他全體著作都離不了這兩個字的色彩。又如論沙克斯比爾（Shakespeare）的天才。是理想。於是他的戲劇中間到處都發現這個主要性格。如要論到一國的文學呢，戴倫便先尋一國的史才所在。他從三方面去留意：第一是種族關係，其次是空間關係，再其次時間關係。就由這三種關係定一國天才的命運。一國天才的根源和性質既然看着了，他中間的一切作品便只是陳述出來罷了。因此他所著的英國文學史，可以說是英國民族的天才研究。著普通史也是這一樣的章法，在他那本名著近代法蘭西之根源（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上面，他的原則是：

「歷史如同別的科學一樣該當先排列事實，然後把這些事實歸類。於是單獨的去研究社會各種生活的情形。如像宗教生活，家族生活，實業生活，藝術生活，哲學生活之類，在這些外形不同的各種生活背後，可以尋得見一些本能，一些傾向，為起初所不能看見的。就是這些本能，這些傾向，時時在驅遣歷史事實，也就是這些本能，這些傾向，時時可以解釋歷史事實。因為這些本能，這些傾向，便創出一些社會的特點（Type sociale：）如像中世紀的特點，便是軍法思想和保守性質，革命時代便是古典主義。這些特點一尋出後，歷史家便算得着綱領，其餘的史事無非是一些隨着這個特點的機械活動罷了。」

照上面這種學說看來，戴倫在歷史上完全用的是歸納法，自然是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這樣的魄力驅遣事實，條條是路。不過在觀察性質的歷史科學上去應用歸納方法，總之是很危險的。戴倫要想歸史事於一致，其實這個一致 Uoga 在史事本身是不存在的。他既用幾何式的一個一個的歸納起去，又細細寫出因與果之所以相循，受與施之所以相報，皆有一定道理，於是把人類的自由性和事變的偶然處都一概抹殺了。人類像這

樣，豈不是成了機器的木偶，隨着一些簡單的原動力活動，一點也不能造作。所以戴倫的學說雖然很是貫通，思想雖然很是銳敏，他對於文學美術歷史，終逃不了機械論的批評。

古朗日——古朗日生平著作不多，只上古城市（*La Cité antique* 1864）和舊日法蘭西政治建設史（*L'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 1875-1889）兩種，但此兩種皆係歷史學上不朽之作。

在上古城市上分別說明信仰、家族、城市、鄉村制度等等。作者曾在引言上面，講明這中間的內容：

「以信仰和法律相比擬，便指出一種原始的宗教，會建設希臘及羅馬的家族，會建設婚姻制度與家長權能，會定親族的位

分，會定財產權與相續權。就是這一樣的宗教，自從他擴張了家族的勢力，便造成一種更大的集合，便是城市。他的能力，統治城市如同統治家族一樣。上古一切的建設，以及上古人民一切的私權，可以說都從這一樣的宗教而來。從他，城市才有了他的原則，他的條例，他的習慣和他的法制。但是同着時間的過去，這些老信仰都有了變遷，於是社會的接連的改造和變化，都有秩序

的隨着人的智識而進行。」

在舊日法蘭西政治建設史上，古朗日最留意研究封建制度的來源。他指出兩個歷史變化的原則，一個是兩個民族互相接觸而生新的建設。這種新的建設由兩個民族互相影響的力量而生，非征服者的強權所能驟革。如羅馬征服高盧，完全建設其政治權，但漸漸由兩民族個人與個人接觸而生雇傭制度與利貸制度。其次，一個制度的建設，不是驟然滅此易彼，總還有些舊成分的力量在裏面。如像封建制度，不等由野蠻人侵入歐洲而發生。野蠻人侵入雖盡滅舊政治權，但采邑的形式（Vasselage）仍舊存在封建制度裏面。

我們現在可以看見古朗日在那兩部大著作裏所用的兩個公律，來概括人類歷史：一個是事物的相續，一個是潛變的遲緩，所以歷史科學在古朗日眼中看來，該當同時去尋已往的經過，和在已往經過中所應留與後來的根苗。「歷史科學是搜尋根源和變遷的關係的科學，是推測人道的將來的科學。」歷史學並不說對於將來該當如何去做，不過他幫助我們去尋做法。這就是古朗日對於歷史學的根本觀念。

至於古朗日對於歷史學所下的工夫比其他歷史學家都要精細。他不像爾朗和戴倫太看重他們的哲理，他認為歷史就是遺蹟的安排。他的方法是：

『在最細密處去直接解析遺文，只相信遺文所指出的意義，并且在評定往事裏也避去今人所有之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或其他仇讐觀念，這些觀念不惟無益而且容易變更遺文的意義。因此古朗日的歷史，不但內容力求實在，而且文章也力避虛華，他真可以代表寫實派的歷史學家。在近今歷史學裏，也是他的勢力最大。

（四）

近三十年以來，法蘭西歷史學更是極一時之盛。關於設置一面，日增齊備。對於近東及其他古民族的研究，設置更多。除有的雅典學校（*Ecole d'Athènes* 1846）又設羅馬學校（*Ecole de Rome* 1874）克爾學校（*Ecole de Caire* 1880）專門研究古物。派遣學者遠駐埃及和近東諸地，時常搜羅遺物，寄歸國內陳列，於是乎歷史學的範圍和生機更是宏大了。關於東方民族歷史研究最深，稱法蘭西唯一之東方學者為馬斯泊。

羅（*Maspero* 1846）其次有薄瓦西（*G. Boissier* 1823-1903）呂塞爾（*Luchaire*）等。至於法蘭西歷史則以革命史的出產為最多而又最完善。索乃爾（*A. Sorel* 1842-1906）出歐洲與法蘭西革命（*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85-1904）八巨冊。歐樂也出法蘭西革命史講義（*Etudes et leçon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93-1898）五大本。並且歷史學漸有細密分工的趨向，各取一小部份的事情去細心搜求，如馬松（*Masson* 1847）專研究拿破崙一生，武塞（*Houssaye* 1848-1911）專研究第一帝政。只有那威斯包攬法蘭西全史，搜羅宏富，文章雅馴，為一時所推崇。

近年法蘭西歷史學家以他們的趨向而論，大約可分新派與老派。老派名家多以歷史為思想的學業，著作略偏於藝術的色彩。如索乃爾和那威斯皆是。新派則以莫羅得（*G. Monod* 1844-1912）塞覺博斯（*1854*）為健將。

老派趨重主觀，故重個人評判（*Jugement Personnel*）。不以後來者一味考古為然。索爾乃常說：『考古學不能便算一種科學，他無非是我們求知識的工具罷了。』所以索乃爾在的

普法戰爭外交史（*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a Guerre France-Allemagne 1870*）裏面主觀的色彩很重：對於重要的事變，他願意接着年代，一一搜尋上去，直到尋出一個根源，然後便由這個根源評判下來。

新派本古朗日遺說，極力向文件中用工夫。他們以為歷史其實只是安排遺文，成為有系統的敘述，其餘非科學的歷史學家所應當聞問的。塞魯博斯著有歷史學大綱（*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一書，詳言這樣著史的方法。他的結論是：

「歷史只是遺文的安排。遺文有些存在着，有些已經失落，這是全憑運氣的。因此建設歷史，他的能事是靠着偶然的：」

「歷史家不能夠自己用觀察方法，得着需要的歷史材料，如同其他科學一樣。他所用功的材料是前頭一些觀察者所遺留的，所以歷史的知識不是如同其他科學用直接方法得來的，他的方法是間接的。歷史不是如別人所說的觀察的科學（*Non pas une science d' observation*）他是理論的科學（*Une Science de Raisonnement*）

「為利用這些在未知的條件裏的曾經觀察的事件，該當先把他拿來經過一次批評。這個批評就是一套比量的理論。事件經過批評之後，還是單獨的，散亂的，要想將他安排在建設上，該當把他代表出來和排列出來，照着他與近今事件相類的樣子。這個工夫還是一種比量的理論。因為這個理論必要，使歷史學必須經過這一項特別的方法：為建設這種比量的理論起見，該當在這種方法上參入一種特別知識，去認往事所由發生的條件，和一種普通領悟，去比較人事所由發生的條件。這個方法是先將一個時代的往事列成彙表（*Repertoirs*），然後抽出主要的一些問題（*Questionnaires*）拿來應用。

『從調查遺文起，以至認識往事和他的變化，這中間所應需要的手續很是複雜。因此歷史學上有個分工和組織的必要。——該當是一方面專事尋求建設和暫時排列遺文的各種特別工人協力合作，以便將一種考古的預備工夫最經濟的最可靠的迅速成功。另一方面部份編輯的作者（*Mographie*）既然約定最廣額應用這些材料，也應當照着一

李璜

樣的方法用功，以便彼此得來的結果都能夠供給彼此的需用。最後該當是經驗的歷史著作家不必再去問搜求材料，專來向已經部份編輯過的事物，悉心研究，以便爲有科學方法的全體組合。——如果這些工作的結果，能很明瞭的在社會

進化的性質及根源上抽出一些結論，那才算得真正科學的歷史哲學。歷史學家才能認他爲歷史學的根本精義。

『我們能夠想到那一天，靠工作組織的得法，所有的遺文都完全發現，洗淨和整理就緒，并且所有一切事物的脈絡都建設起來。到那一天，歷史可算得建設成功，但是不能說那時候便一成不變。他當然還是隨着現社會的形式，愈能明瞭他的變化；因爲對於現社會事物的性質和根本上所得來的新思想，很足以繼續轉變對於已往社會事變的觀念。』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巴黎

介紹莫泊桑最後的一部傑作（李劫人譯）

（一）

暑假期間，我們都高興讀小說。我的朋友李劫人尤愛讀莫泊桑最後的一篇傑作名叫「人心」（*Notre Coeur*）的。他並且願意犧牲許多遊山打球的時候，把這部小說譯了出來。現在譯完了，他要我特別向未來的閱者把這部書的價值說一下。我想高明的閱者對於一篇看了的著作，心中自有一個定評又何待我去先說，反轉遮着了別人的眼光。現在譯者一定要我來多一番事，我只好把這本書的要點和作者的旨趣說一說，順便附幾條文學批評家對於這本書的批評，無非略略抬高未來的閱者的興味。

年來國內翻譯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很不少。現在並且漸漸有人翻譯他的長篇。可見國人愛讀莫泊桑小說。這或者是因爲莫泊桑的才調特別合於我們的口味。不過莫泊桑很不願意閱者的口太大，把他的著作隨便吞了下去。他說：『一大半的批評家

評莫泊桑的小說

都就是普通的閱者，所以把我們常常含含糊糊的吞在肚裏，給我們一些無準則的奉承。」（見小說研究 *Etude sur le roman*）莫泊桑這樣說法，使我們閱者不能不去細細的研究他一下。不然，他要怪我們閱者把他恭維錯了。我願意在這裏權做一個莫泊桑小說的研究。但是在泛論莫泊桑其他小說之先，還該當服從「人心」譯者的命令，先譚一譚「人心」。

「人心」這本小說是一八九〇年出版。後三年莫泊桑便去世了。莫泊桑晚年有病狂的名聲，一八九二年一月一日甚至於自殺未死。這本書當然很與他的病狂有些關係。莫泊桑自己仗恃他的體子是一個強健的鄉下人，（批評家勒買特 Lemaitre 對他這樣稱呼）體力腦力都耗用太過。他的最親愛的老師福羅貝爾常告誡他說：『你該當留意些！你所有行為，不要忘了我們所欲達到的目的。一個人既許身在藝術界，便沒有權利與普通人一樣的生活法。』不幸一八八四年他竟得了眼疾，有時幾乎失明。因此莫泊桑漸漸有生死之憂，對於人世苦惱的心腸也日甚一日。從（Bel ami 1885）以至「人心」這六年內的小說中間，莫泊桑寓有一個最沉痛的意思，就是：『人生這樣苦

惱，這樣無味，何以一般自命聰明的愚人皆不知及時相愛。』他在（Mont-Oriol 1886）上說：『所有的世人一個傍一個的經過許多事情，從來沒有兩個人真正的集合過來。』想到這裏，莫泊桑大大覺得衆生無聊，世界無趣，他的心便軟了，淚便來了。他很怕在繁華社會中看這些人不斷的自己作弊，所以他便逃向鄉裏居住。從此著作也不像一八八四年以前那樣全憑客觀的敘述，平淡的寫生，不但事多悲劇，並且言辭也很憤慨。 *Pierre et Jean* 憤婦人不知及時自愛，更不知真心愛人，以至老大自傷，罪有應得。 *Pierre et Jean* 寫母子互相猜疑，兄弟互相嫉妒。 *Fort comme la Mort* 寫兩個不知相愛的人，隨時都在痛苦；當其兩個人相遇着各自承認痛苦的時候，作者好像在背後不斷的歎道：『可憐的人類！可恨的人類！』並且這些都是上流社會的人類。所以在最後這本「人心」上便直接宣言上流社會不可親近。社會最是上流，最是無情：

『不該當向她們要求過甚。趣味與了解兩都缺乏，使她們智識的生活大半黑暗，對於高明的事物既不了解，對於我們——意思指高明的人物——更是盲昧。無益的去勾引她們，要想得

着她們的魂，他們的心，她們的聰明以及她們的特別品格與看待，如像從前女人爲一個男子的價值與熱忱而傾倒，這都是不可能的事。今日的上流社會女子，都是些滑稽戲子，她們以愛情爲滑稽劇，隨便玩弄，照例排演，其實她們自己實不相信有甚麼愛情。（見人心第二部第七章尾）

莫泊桑並且在這本「人心」上特別表示他對於上流人物恨之刺骨：

「一種反對這個女人的忿恨，忽然在馬利約爾心中發生，并且對於所有這些社會都忽然懷恨起來。反對這些人的生活和他們的思想趣味，以及他們薄弱的傾向流蕩的遊戲。（見「人心」第二部第三節）

他這個意思不自「人心」始，一八八四年莫泊桑與友人書，也會表示過來：

「一個人要想保守他的思想的全體，判斷的獨立，對於人生和世界都願當一個自由的觀察者，在一切成見一切信仰和一切宗教以上，那嗎，他該當絕對的逕開所謂上流社會的交際。因爲這些社會的惡習傳染非常利害，以至於與這些人來往未有

不受他們思想和行爲的破壞。」（見 *Journal de Goncourt VI*）

在一八八四年以後，莫泊桑忽然由冷酷的敍述變爲熱烈的寫生，雖然大半由他因病厭世的作用，也一大半受時代的影響。一八八四年左右，反對左拉的潮流便漸漸自外而來，俄國有託

爾斯泰託斯託衣弗斯基英國有愛里阿 Eliot 瑞士有羅德

Rod 這些小說家也趨重寫實。但是寫實中間，便含着有若干的同情分量。在那種冷酷的自然主義之下，大家得了這種熱情

的寫實文字，都覺心中要稍安慰一些。法國自然派小說因此也就變了色彩，如補爾惹 Bourget 法郎士 A. France 便是承繼這個潮流的主要人。勒買特批評「人心」時會說：「我們最後可以瞥見一個作者的變遷真大！」（*Maison Tellier 1881*）開場竟以「人心」終局！簡白些說，他的歷史算是純然自然派小說家。但是來遲了，到末後便漸漸爲一時的道德空氣所變遷。

我們讀「人心」的時候，第一個感覺就是這本書不像自然派小說，已經是心理解析的著作。因爲莫泊桑平日都很限於寫情感的外狀，這本書獨直接的向心靈去求解說。通篇除了一男

一女坐着思想而外，幾乎沒有甚麼別的事實。無怪許多文學批評家都把這本書與補爾惹的 *Une coeur de Femme* 相比。莫泊桑晚年與補爾惹過往很密，旅行都常在一路。彼此的意見既然互相交換，彼此的長處當然是要互相影響的。補爾惹在他近代心理學評論 *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 上便很留意到莫泊桑的品格才能，和彼此對於心理研究的事實。（見第一卷四頁和八十七頁）

近今法國的小說名家卜勒浮斯特 M. Prevost 很稱道莫泊桑的才能，尤其對於他晚年的變化非常留意。他會說：「總之死來了。沒有准許莫泊桑的小說完全變化成功。他最末的兩本小說 *Fort comme la mort* 和「人心」與從前的大不相同，不但在感情上，並且在文藝上，也與 *Une Vie* 和 *Bel-Ami* 有別。但是在「人心」如同在 *Une Vie* 裏面所有打眼的和引人入勝的價值，不單是心理的深細和問題的重要，並且美述的藝術也很引人注意，特別在簡單的獨幕上。」（見莫泊桑短篇選本卜勒浮斯特的敘言）

(11)

我們現在放下「人心」來概觀莫泊桑的小說。對於莫泊桑的小說，近代文學批評家的見解很是不齊：有些說他是自然派小說家中間之最自然派者。（法客 Fagut 杜米克 Dounic 等）有說他是自然派小說家中能夠生理和心理並重者。（加勒買特 Lemaitre 胡松 Lanson 等）論到他的文章的簡明，有人又稱他為古典主義的作者。（如畢呂動笛 Brunetiere）不過這些都是就一方面立論，我們要觀近莫泊桑小說的全體，和了解他的內容，請先聽他自道所懷：

『小說家要給我們一個生活的恰切形象，該當留心避去所有覺得例外事實的牽連。他的目的并不是與我敍述一段歷史來使我們好顧或使我們動情，他是要勉強我們去想去懂得一些事變裏所藏的深意義。由他觀察和玩味的能力，把世界物件事體和人類都隨着他個人的方式特別看待，并且就用這種方式把他熟思了的觀察剪裁就緒。小說家的能事，就是把他個人對於世界這種靈視 Vision 轉譯在書本上，使我們如他一樣的了解這個世界。小說家要使我們動心如同他對着生動的境界一樣，他該當在我們眼前用一種精細的寫照，將他所看的世

界表現出來，因此他創作的時候該當用一種如何靈巧，如何細密的章法，如何簡單的形式，以至於不能瞥見他的結構，指出他的圖案，發現他的主旨。

「與其將一種事變機械式的牽引說去，使人對於結局才有趣味，不如將書中人物從他們的一個生活時代，照着自然的片段，把他們引到第二個生活時代。這樣寫法，可以指出何以一些精神會受環境的影響而有變遷，何以一些情慾會自然的發展，何以有時相愛，何以有時相恨，何以在所有的社會裏彼此都會相爭，何以名望的利害，金錢的利害，家族的利害和政治的利害會互相衝突。

「他的方式的靈巧，不在感人和悅人上，不在牽惹的起首和

驚異的中變上見工夫，是在一些尋常的小事體的謹嚴排列上。」
用力量，就從這裏定他著作的根本意義。如果要在三百個篇頁上寫一個十年的生活，指出他在所有周圍事物中間的經過和說出他最明瞭特別的意義，小說家該當對於一些無限的日常雜事，對於所有無益的事情，有個限制。該當用一種特別的方式將平常不甚明眼的人所看不出的事物和所有給全書的總價

值的標點暴露在光明中來。

「我們知道這樣與衆人眼中常見的舊法子不同，近代的著作家常常使批評家錯誤：他們不能發現近代一些文藝家所用的如此其細密以至不能瞥見的線索，不像從前所用那樣的老套頭。

『總之，如果從前小說家撰述生活的變態，心靈的頂點，便可以說今日的小說家在寫心靈和智識的常態。如果要想得到適如其願的結果，換句話說，就是如果要想得到簡單真實的情緒；並且如果要想表示所欲抽出的藝術教訓，明白些說，就是如果要在近時人眼中去啓發他一種感想，今日的小說家該當只用平常和不可疑慮的真實事情。』

『但是就用寫實派的眼光來看，我們對於他們的學理也該當有所疑議，有所反駁的地方。他們的學理覺得可以用下面幾個字來包括：『除真實以外無他物，所有的盡是真實。』

『他們的主意既然是在平常流行的一些事實上抽出的哲理，便該當有時趁着真實的損害或模糊處，將事變改正一下，因爲「真實有時不具有真實的外形。』

「做成一個真實，就是給一個完全真實的幻象。但是要隨着事實的平常論理，不能隨便將事實任意雜湊。」

「我可以結論說有本事的寫實派小說家，都該當叫作幻象家。」

『真是太孩子氣，去相信絕對的真實！既然各人帶着各人的五官和思想，各人的真實便不同了！我們許多不同的兩眼兩耳和嗅覺視覺，便創造出許多不同的真實出來。我們的精神接收着這些印象不同的官能報告的時候，更是各有各的了解分析和判斷，各不相同，好像我們各人都各是另一種族一樣。』

『各人對於世界都有一種幻象，或是詩意的，或是情感的，喜的或愁的，穢的或潔的，都隨着各人的性情。著作家的能事，便是誠誠實實的用他所有所能的藝術方法，將這個幻象表現出來。』

我們讀了莫泊桑這一席話，便可以知道他的著作的究竟，不

但與左拉的用意大有分別，就是死的老師的眼光都覺得比他狹了一些。他算是把他老師的範圍擴張了。用他這一席話的眼光去看他的小說，可以分列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可以稱作羅爾曼得小說時期，因為莫泊桑在這

個時期多半敍故鄉羅爾曼地 Normandie 的事物，如許多的短篇及（*Une Vie 1883*）一篇長篇都算是羅爾曼得小說。這個時期莫泊桑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剛才頭兩段所說：『將

書中人物從他們一個生活的時代，照着自然的片段，把他們引到第二個生活時代，去看何以一些精神全受環境的影響而有變遷……』他這個時代最是留心應用自然主義的學說，模仿羅貝爾的著作 *Une Vie* 對於尋常小事排列真個非常緊嚴。一個可憐的女子一生受丈夫的痛苦，受兒子的痛苦，沒有過活一天的快樂日子，隨後便死了。莫泊桑否定人生的態度在這初期已經露了萌芽。不過這時候他的身體還沒有受病，一心在藝術上用工夫，餘時便去打獵搖船——莫泊桑對於漁獵的興味很深，初期的短篇作品中，敍述漁獵的事情很多——這種厭世的思想還不大能夠發展。

第二個時期算是巴黎社會的小說時期，可以（*Bel-Ami 1885*）為代表著作。莫泊桑在這本著作中，窮形巴黎社會之醜醜，尤其對於這種力學上流社會的人非常厭惡。莫泊桑不喜社

交，更不喜巴黎的社交。他自從一八七一年在巴黎伏處十幾年，一旦有名，他便逃去巴黎。這本 *Bel ami* 還是在法國南方 C_r annes 鄉間作的。敍一個窮酸在巴黎得人提攜，漸漸得意。一種過不得貧窮，經不起富貴的樣子，令人又可憐又可笑。這個時代，莫泊桑生活很是豐裕，——因為他的小說出名，賺得版價很多。莫泊桑生活也很洒落，往往不大用力，出之嬉戲。可惜接着病就來了，作者這種明快的寫法便漸漸變成沉重的筆墨。由 *Une Vie* 個時期算是介於變遷中間的一個時期。

第三個時期都是上流社會的小說。作者極力向這些上流社會中人說法，言語雖很激烈，心腸却很慈悲。一八八六年以後的莫泊桑著作，真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凡自然派學者都對於生死無以自解，都特別怕死。所以莫泊桑一想到病苦相連，生不幾時，就甚麼念頭都灰了。他的晚年著作，不但警戒世人要及時相愛，並且覺得對於書中人物的行為每每加以原諒的意思。*Pierre et Jean* *Fort comme le mort* 和「人心」中間的人物，雖有他的壞處，却也有他的好處。雖然有時可恨，却也有時

可貴。便不像作者從前只見著人類的壞處，且只寫行為，不問內心。晚年他自己覺着心頭痛苦，便同時覺着他人心中的痛苦，所以下筆解析心理非常真切。不像以心理解析為職業的人，有時反近於想像，近於周內。不過莫泊桑晚年雖然一肚皮的哲理，他對於書中人物仍守自然派的規矩，和他初年的習慣，不大去加以裁制。*Pierre et Jean* 中間，究竟是母親的過錯或是兒子的過錯？*Fort comme le mort* 中間，兩個老情人都有不是嗎？「人心」中間，我們究竟該當怨比爾夫人或是馬利約爾？莫泊桑不置可否。就是我們閱者也狠費商量。

(三)

經過了如許時間，莫泊桑的著作還是這樣風行一世，并且有不朽的希望。在這一點上論來，我們不可不留意他的文藝。

莫泊桑初次見他老師福羅·其爾的時候，便領着這個教訓是：『人不值甚麼，能創作才有價值。』這位專心文藝的老師並且對他徒弟說道：『少年人，不要忘我這句話，才能只是一個長久的忍耐工夫。你好好的去用功罷。』莫泊桑聽了老師的話，七八年之間，不斷的在文藝上用工夫。每逢星期日，便到他老師家裏

去吃早飯，拿他的著作去聽候他老師的批評。他老師最後說道：

「如果有一個特別長處，該當盡力的去把他發揮出來。如果沒有，便該當去求一個。」

我們知道福羅貝爾是最講究造辭造句的了；一個字不合意，便用幾天工夫去尋，務必要確切不移，方才稱意。莫泊桑首先便這樣去用工夫，他說：

「我先去發揮他——指福羅貝爾——對於文章的主見，因為這對於我剛才所說的觀察的學理是大有關係的。」

「無論要說何種東西，都有一個唯一的字眼去表示他，一個唯一的動辭去活畫他，一個唯一的繫辭去形容他。所以該當去尋，直到尋着這個唯一的字眼，動辭或繫辭。萬不要去安心於大概彷彿，萬不要爲避難難起見，去爲那些微律欺人之言和那些輕挑遊移的句子。」（見 *Pierre et Jean* 弁言）

接着勒買特又說道：

莫泊桑這樣謹守師訓，極力用功，因此他的文章的特別長處便是正確，Exactitude 明澈 Clarté 和自然 Nature 這三個標點，都恰是古典派文學所以不朽的地方，所以近代文學批評家如呂勸笛和勒買特都稱道莫泊桑的文字將與古典

派文學同一不朽。勒買特批評他說：

『古典派的品格，古典派的章法。我們用這兩句話來恭維他，是甚麼意義？就是表示最好的意義，就是含着明澈 Clarté 淡泊 Sobreté 和有藝術的結構的意義，最後就是要說他的理解 Raison 在想象和感覺之先，監視着著作的創造。這樣的作者才能支配一切材料。』

『莫泊桑果然能最完美的支配他的材料。就在這一點上他便可稱一代宗師。一交手，他使用他的特能，戰勝我們。並且使我們覺得到他所有的特能就是國能。Génie National —— 法國人稱他們的國能是明澈兩個字。三四年他便卓然有名，許多年來沒有看見這樣忽然出色的文人。』（見時人批評第一卷第三零三頁）

法郎士也說：

「莫泊桑一定要算是此邦的老實敍述者的一個。他著了如此之多的長篇敍述，又並且如此其好。他的語言又沈重，又簡單，又自然，他的北方人的趣味令我們更是珍愛。他具有法國作者的三大品格：第一是明澈，第二是明澈，第三還是明澈。他的有準則有秩序的精神，確足以代表我們種族於精神。」（見法郎士文學生活 *La Vie Littéraire* 第一卷第五十四頁）

法國自然派的文藝到了莫泊桑的工夫可算是登峯造極，繼起的人便不能不另尋一條道路。所以文學批評家法客當嘆惜有福羅貝爾那樣講究文藝，才能有莫泊桑這樣出色的弟子，莫泊桑的文藝太出色，便反把自然派小說送終了。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三十八日巴黎

動的心理學

劉國鈞

現在的心理學，以方法論有內省派和行動派兩種趨勢。內省派是數十年前唯一的正統心理學，以研究意識為事業。在他這派人看來，心理學就是研究意識的科學。然而意識這件東西最

難捉摸，他的變化非常迅速。而且各人的意識不是別人所能直接觀察的，只有他自己覺得。科學是要用儘量的直接觀察為根據的。現在既不能直接觀察意識，心理學如何能成為科學呢？況且心作用也不止以意識為限，在思維記憶知覺等等作用中，意識僅占一部分的位置。要拿意識研究作為心理學，未免偏而不全。所以新起一班科學的心理學家，便完全用實驗的方法觀察客觀的對象。人的意識雖不能直接觀察，人的行動却是人人所得而觀察的。心理學的客觀對象，自然捨行動莫屬。摒棄模糊影響的意識觀念，而採用清晰明確的行動，作為心理學的對象，豈不是真正科學的麼？有什麼刺激，有什麼反應，是行動心理學，而且據他們看也是真正心理學，所應注意的事。然而極端行動派只注意什麼刺激生什麼反應，却不注意到由刺激而到反應的中間一段歷程。其實若將這段歷程摒棄不顧，那麼視覺殘像以及許多主觀的感覺，又何從得知呢？因為這些感覺等，在現今惟有用內省的方法才能得知。所以在另一派人看來，完美的心理學必定是綜合內省和行動的兩種方法的。這便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渥德渥斯 R. S. Woodworth 所提倡的動的心

理學 Dynamic psychology 所用的方法。

動的心理學，是求理解心的作用的，是要知道我們怎樣學習和思想，以及什麼使得我們這樣想這樣做。換句話說，他所注意的是原因和結果。所謂因果的研究，並不是求一個終究的原因（因為這是沒有希望的）而是求明白了解所研究的行動或歷程；了解他的詳細分子和他的廣泛趨勢，求出一致的所在，和使我們更能有秩序的了解這歷程的全部的法則。所以動的心理學，應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我們怎樣做，一是什麼引我們去作：是機械一是動力。

機械 Mechanism 和動力 Drive 是動的心理學兩個根本觀念。機械是一個歷程的「怎樣」方面；動力是他的「為什麼」方面。機械若沒有動力，便不能活動，成為死的，被動的了。譬如一個蒸氣機，若沒有蒸氣運動的力量，便不能工作。但是機械雖然是被動的，却只是相對的被動，因此工作的種類，須要依機械的性質而決定。但是這兩種觀念在心理學上有什麼意義呢？

就反射的運動看，外面一種刺激由感官激動感覺神經，於時感覺神經生出一種衝動，傳到神經中樞。因此神經中樞中司某

種運動的神經被激動，復生一種衝動，由運動神經傳到肌肉，肌肉因而發生運動。這樣，感官，感覺神經，中樞神經，運動神經，和肌肉合起來，是反射運動的機械。而外面刺激便是動力。然而動力不僅是外面的刺激，也有內面的。中樞神經一次放射以後，不得立時復歸平息。他這殘餘的活動，依然能作引起別種中樞神經活動的動力。或是外面的刺激不能引起一種神經的完全活動，僅能引起半活動，這種半活動的神經，也能增減或阻止別神經的活動。所以也是一種動力。照這樣說來，機械和動力並沒有絕對清晰的界限。動力是已經活動的機械。因此，在一種刺激別機械的地位，任何機械都能成為動力，但以傾向增高動作的機械為尤甚。我們所應注意的，就是無論什麼機械，在一定情形之下，都能成為引起機械活動的刺激來源。據渥德渥斯的意見，他作動的心理學的一個大宗旨，便是想說明任何機械，或者除去發生極單簡反射運動的外，若是激動起來，都能作他自己的動力，並且也能作引起別種有關的機械的動力。

機械和動力的觀念，既然略略述過。現在進一步看什麼是機械。據渥德渥斯的意見，機械可以分作兩大種：一是與生俱來的，

一是習得的。與生俱來的機械，有感覺和其他的生理作用，有感覺運動的機械，有情緒，有本能，有才性，就中尤以情緒本能和才性為最重要。情緒所以是一種生來的機械的，因為據近來心理學家生物學家的研究，情緒代表流向漸高反應的動力和為這動作的身體的預備。這種身體的預備，不但是顯然的動作的預備，而且也是內部的預備。

這些與生俱來的機械，有些是已經完成的，如反射運動。有些

須慢慢長成的，如生後長足的本能。有些要待經驗而後才能完

全發展，但其形式却是從個人的特性來的，如才能。有些機械，生長非常單簡，運用非常純熟，一遇適當的刺激便立時反應，毫不阻滯別機械的活動。有些活動起來，不能直接得着他的目的，只引起別機械的活動，以達到他的目的，成為一種動力。所以與生俱來的，不僅有機械，並且有動力。在動的心理學看來，這種成為動力的本來機械尤其緊要。因為他們是人生活動的源泉，麥克獨孤 Mc Dougall 在他的社會心理學中說：「本能可以說直接或間接是一切人類動作的動力。種種思想無論看如何的冷，藉着一種本能的意的或衝動的力量，或由一種本能生出的

習慣，朝着他的目的走。一切身體的活動，都因而發動，因而保存。本能的衝動，決定一切活動的目的，供給支持一切心活動的動力。在極發展的心中，一切複雜智力，不過是達到這些目的的手段；不過是這些衝動滿足他們的工具。至於喜和痛，不過是選擇手段的指導。若取消這些本能的傾向，以及他們的大力量，那生物就毫不能動作了。這一段話，形容本能的功用，可算淋漓盡致了。然而還有沒顧到的地方。

據動的心理學家看，麥克獨孤屢屢提到「有大力的衝動」，似乎以為人有絕大的惰性，沒有這種衝動，就不能活動一般！其實若就兒童觀察，他的特性，就是活動：幾乎沒有一刻不在活動之中。何嘗是不動的呢？但麥克獨孤的大缺點，就是他所認為人類行動的泉源的，不能包括與生俱來的才能。Steve Clegg (1914) 他以為這些才能是屬於智力的，是服侍本能的。却不知道凡是一種機械，一旦活動了，就能變為引起別機械活動的動力。固然有些時，人們的智力活動有待於本能的驅策。但是一旦他所從事的，合於他的本性，適於他的才能，他便欣然忘食，終身樂此不疲。譬如從事教師事業的人，起初準許是為生計所迫，

但假使這事業能投合他的才能，他便一心一意作種種預備設，
這種方法來改良他的教授法，終身不捨這事業。當他用種種活動
力求他的事業進步時，有多少還是以生計為前提呢？麥克獨
孤雖知道本能是人生動作的根源，却不知才能也是很有力的
動力。所以忽視才能的價值，將一切人生的活動都看作滿足本
能的手段，自身無有價值。但若用此來品量人，未免要誤解人的
行動了。況且世界上的東西，除了滿足幾種根本本能以外，便自
身毫無興趣；那世界又有什麼味呢？

天生的才能是人體內或心內一種專適於某種活動的機械。
我們常說某人有音樂的天才，某人有美術的天才，某人有哲學
的天才。這就是說這人的構造有特別合於音樂美術或哲學的
地方。這種才能和本能不同的，就是他對於刺激沒有現成的反
應。有音樂才的人，不是信口狂呼都是音樂；而是對於音樂有特
別興趣，容易學會，容易記得，甚至能自己創造歌曲。他的天生才
能，只是一種特別興趣和學習，一件特殊事體的能力。所以有天
才的人，不是不學而能的，而是一學就會的。當我們有某種才能
時，對於某件事，便覺有特別的興趣，中心嚮往，不能自己；一切別

的活動都以此為中心。所以這天才便成為動力了。然而麥克獨
孤置之不問。遺失人類活動的一個泉源，便把人看作幾種本能
的奴隸。總之，天生的才能，是極容易激刺的機械。所以不需什麼
大刺激，便能活動。而且一旦激動了，便和本能一樣，總是活動的，
並能激動其時沒有活動而有關的機械。

至於學會的機械，也有好幾種。最顯著的就是變形的反射運動。
一種反射運動，因為屢屢和與本來不引起他的別種激刺相
遇，因而以後遇着這種激刺便發生了如人因快感而笑，但在成
年的人，往往看見別人受苦自己反引以為樂的。這時引起笑的
激刺，當然不是笑的天然激刺。換句話說，便是由學習而來的。此
外一種反射動作對於他本來的刺激的反應，因為沒有什麼有利的結果，以至停止反應的。如人的耳朵，本來遇聲音就要生聽
覺的，但是我們看書時，房內的鐘依然滴滴的響，我們却好像沒
有聽見一樣。就是因為耳官習於這種刺激，反而不覺了。這就是
所謂消極的適應。反射運動又有因反應的結果於己不利，因而
和本來的激刺分開，不再反應的。譬如貓見魚就要吃，魚是引起

罰他。幾次以後他也便不敢吃魚了。這樣反應因受罰而與他的原激刺分開，和消極適應，都是動物學習的方式。至於學習的方法，就是桑戴克所說的「試驗與錯誤的學習法」。學習的歷程，就是分析、綜合和上述的變形反射。分析是我們對於一種情況，未經分析的反應不能進行，因此停滯時，乃注意到前不甚顯著的分子，然後再反應他們。這在知覺的事上最多。綜合在運動和知覺的事上都有。幾種簡單的分子，既經純熟，便進而合併成一組，成一單位。這種併合的動力，便是節省精力。復次獲得的新動力之來源，其中有一個便是勝過困難的興趣。平淡無奇的事，半人不顧，正因為沒有新事發生，沒有困難可解決，所以覺得無味啊。

人類的天賦才能，既需因學習而發展；又有選擇作用，揀選環境中的刺激；至少人類當有幾分創造力。最富於創造力的，便是思維。思維因活動遇有困難而起。既有困難，便要勝過他。因而便分析這情況，求出他困難所在。然後想出應付他的法子。再看他能否達這目的。所以思維的結果，便有種新機械出現。同時，要勝過困難的衝動，便是意志。意志成為一種強動力，迫着人向這條路走。

我們既然有天然的器具，又有獲得的器具，自然能反應外界一切事物了。但是在同一時間內，刺激非常的多；五官並用，既然是勢所不能，便生出選擇作用。選擇的起因，是有多種反應的可能。而此多種能的反應，又互相排斥，不能兼容。於是烈度強些或是反應力強些的刺激，就流入人的心中，迫人注意。這就是選擇作用。在這裏，我們須知作主選擇的，不是一種專司選擇的機械，

活動的心理學的幾個根本觀念，已經略略說過了。總之，他承認人有許多固有的或獲得的機械。任何一種活動起來，便能引起別機械的活動，而成為動力。他雖認本能是人活動的一個源泉，却不認他為唯一源泉。他以為凡活動所以能持久的，都因為這活動自身有興趣。換句話說，便是這活動自身成為動力。所以渥

德渥斯在他的書末章，駁麥克獨孤人類社會活動起於本能。說以爲這就起於一種社交動機，因爲人歡喜社交。既歡喜社交，便實行社交，而不能自己。有什麼自存自衛一類的本能作背景呢？這種以一切活動歸於機械和動力的學說，與教育有很大的關係。希望能有機會詳細一說。

科學的教育與教育統計

陳啓天譯

(一) 學校研究的問題與方法

科學的教育。Scientific Education 發達之步驟。教育界有兩種人熱心應用統計方法於學校問題，一爲學校職員，一爲教員與教育心理學家。因此學校問題無論爲管理方面與教育試驗方面均有進步了。他們或者以學校管理機關的計劃以契合各年級兒童的能力與需要，或者學校教員與心理學家通力合作以詳究兒童學習的狀況。學校人員最關心的問題是：

- 一、兒童怎樣學習？二、學習的課程，教授的方法，分班升級的標準，組織學歷的方法，保持兒童的健康，種種事項，如何方最適。於兒童發達的實況，學習的過程，與將來生活的需求。
- 解決這些根本問題的方法，在前一世紀不是沿襲陳法，就是根據個人的經驗。實證的科學固不認教育爲科學。Education was not a science，而教師也自承認其方法非『科學的』Scientific 呢。其意不過是說學校人員不能以科學的方法解決學校的根本問題。

根本步驟的忽略。 詳細說來學校人員忽略之點如下：

1. 他們沒有系統的觀察教育情狀，搜集必要的事實，而詳細記載下來。更具體的說法，就是他們沒有搜集作文，訓練，給憑，學產，用費，及教授速率的事實；學習課程的內容；學生年級的分配，及各級的進步；學生的能力與教授適當的測驗；學校限制的範圍及障礙；關於學校組織及管理的事實；學校經費，學校會計，處理事務的效率，計劃設備與用具等事，——這些事項的決定，均與學校效率有大關係，而他們却沒有去利用科學方法的第一個步驟以搜集許多事實呢。

2. 因襲的教育最被人指摘的是教育者不測驗學校作工的。

結果，沒有一種適當的準繩可以估定管理與教授的效率，因此無論何事沒有進步。沒有一人能確切知有多少學生爛習讀書，

作文，數學，拼音，地理，歷史，及語言的要素。我們但知學校某級中許多低能的學生因不甚敏捷而一部分見斥於學校了。

3. 在教育上既沒有搜集事實自無由用數學或統計的方法。以整理事實了。許多生物與物理科學的事實須用健全的統計法以爲整理，故很發達。而在十五年以前教育都沒有利用統計技術以求發達。

4. 科學常常須用完全試驗的方法以攻克待決的問題。考察者須控制試驗的情境 Condition 極力詳細測量記錄試驗的結果而又用妥當的統計方法以整理所已搜集的事實。前世紀在教育上是沒有用試驗方法，而在四十年前德國心理學家固已在絕緣的 Isolated Condition 情境中從事學習的研究 The Study of Learning，而且用極精細的試驗技術以求他們的技術與粗略的結論可以改用於教室中的教學分析。這種實際的改用，却尚是現在這個時代。

缺乏充分的搜集教育事實測量結果事實的統計整理法，致

究學校實際問題的試驗方法，這均是舊教育被人指摘的所在了。

近今教育上科學方法的發達 以上所說教育沒有科學的方法中，已指出過去廿年間科學的教育發達之步驟，自足以使學校教職員不得不應用統計方法於教育了。現在教職員確已照着這四種進行的步驟，以考察學校的實況，而後以科學的方法促進其發達。

我們上面已說學校問題在性質上或爲管理的，或爲教育試驗的。所以我們應用統計法的研究於教育問題上，第一要認明解決學校的各種問題要用數字的方法 Numerical Methods 去整理。過去十五年間，每個學校管理與教授事項用試驗法與定量法去研究。我們教育的著作充滿實際的研究，教育的會議大都討論學校作用的標準與測驗 Measure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school processes 所以在現在爲學校人員研究教育問題起見，用科學的方法詳明敍述統計與圖表的方法未始不無小補。（中爲美國許多統計圖表及解說，以闡涉全書，通俗不便閱覽未譯。）

(二) 應用統計方法的重要學校問題

重要的學校問題，可以應用統計方法的，詳舉如下：

1. 管理的問題

教材的研究。決定課程的至少粹要 *Numimum essentials*

可用以下各法——發出包含教材各種內容的「問格」*Question-blanks* 以徵求答案。用圖表法分析教科書。請求專家評斷教材的適當組織。研究各地實業、經濟、和社會的情況，以求適合學校的實際。

關於教授的事實。採用「問格法」與個人攷察，以搜集教育法令、學校章程、年刊、規則記錄，和國家與地方的學校報告。關於教員的事實可以徵集來統計的：他是誰，他從何種家況中而來，他已有多少訓練與經驗，及關於他的受職、文憑、薪水、教授的進步與效率。

關於學生的問題。現在公私學校已用問格法為特別系統的個別研究以求確知學校中學生的情況，照着他們的比較年齡在中小學是如何分布，各級進步的速率與留級，學生為何見棄於學校，適合各學校學生的興趣，需要，能力的管理計劃，記

分的方法。

學校經濟狀況

近來學生經費與事務管理也用統計的方法去研究。專家初用問格法，但後來多親自攷察學校的章程記錄，以求確立學校經濟的正當基礎，學校收支的狀況，教育經費，募集及維持學校財產的方法，城市學校事務管理的效率。教授效率與學校的測量。在過去七年間已採用測驗

Test 與標準尺 *Scales* 的方法以測量教授的結果。因為研究教材的內容與確定教授的目的與效果，於是教育測驗的運動，遂大為發達。較新而更為科學的教育家正計劃使用測驗法以測量形式教材 *Formal subjects* 與技術的教授結果以解答舊教育的批評。現在有六種功用不同的書法尺 *Handwriting scales* 許多的標準讀法測驗，測量拼音能力的討論。數學能力測驗的結果，雖善於代數，而其餘的數學則不會哩。因此，我們在真實的測驗中有許多批評的事實。

而且在過去五年間美國有五十多個學校曾經許多專家調查。他們親自詳細攷察以搜集充分的事實而定各地教育的實際標準。在學校調查運動中已可見學校測驗 *School measure*

ments 極其發達了。

行政。及。中。央。組。織。的。問。題。 美國甚至都市教育局也用同樣的定量研究。關於教育局的情形若容積，職員的資格，財產，報酬，及選用局員的方法，職員的功用，權力，職務，及作事的方法；多用問格分析法與研究城市學校的法令章程及記錄以爲決定的標準。

各種教育的活動。 各種教育的活動如學校衛生，體格檢查，排列學歷等問題，已用同樣的表列方法來研究。

以上各種問題都是屬於管理的性質。在每個問題中我們已知統計。觀察的根本着手方法。往復循環，就是搜集教育的事實。或用問格法或用個人觀察的方法。

除重要的管理問題以外，我們尙須敍述教學的重要問題，然後教育研究的範圍方爲完全。試詳舉此種研究主要的種類如後。

2. 教育試驗的問題 Pedagogical Experimental Problem

三十年前學習問題首在心理試驗室中用控制的方法在絕緣的情境下 Isolated Conditions 已經研究過。德國各學校

的指導者 Ebleinghans, Meumann, Kraepelin, Lay 諸人前後著述關於絕緣學習的特別定量研究。試列舉如下：

學習曲線 Learning Curve 或實習曲線 Practice Curve 的研究——搜集並解釋用一種特別心理活動（記憶無意義的字母）的課程進步的事實；搜集各種關於學習的事實，如進步的速度，進步的總量，進步的限度，限定進步的心理性質，速度的改變與永久的進步。每種研究均須用許多定量的方法。過去十五年間這種研究盛行於美國試驗室中，而逐漸推廣到教室中精神工作的特別形式了。

形式訓練 Formal discipline ——自從 James 在一八九〇年指示利用定量的方法以研究形式訓練的可能，有卅種報告說明兩種精神活動相互的影響。相傳爭論的方法已經不用，而用試驗、統計的方法以確定訓練改變的可能之情況，The possibility of transference of training

精神工作與疲倦 Mental work 與精神疲倦 Mental Fatigue 的要素，也用同樣的方法在精密的試驗情境下測驗，又搜集了許多事實以供討論。

普通。智慧與精神遺傳。有許多著作對於這些問題已經

應用試驗統計的結果得着許多利益。「精神遺傳」 Mental Inheritance 也有許多研究報告應用同樣的統計法為生物

的觀察 Biological Investigation

這些管理與試驗的問題是現在學校人員正求解決的。在過去十年間確已用定量的方法 Quantitative method 研究學校實際每種學校的事業均用計算的方法研究學校的討論漸變為實在了。

(III) 教育研究的步驟

我們在學校研究的問題中已指出搜集教育事實的方法。此點，我們應記在心裏是完成統計的問題最粗淺而最要緊的一個普通步驟，尚須與其餘的步驟相連接。一個精細的教育問題，用完全的統計分析須具備以下的步驟：

a. 必要的步驟：

1. 問題的確切界說，
2. 教育事實的搜集，
3. 事實的初步表列或排列，

4. 事實的系統分類(次數分配)

5. 事實的總結或省約，有兩個普通方法：1. 分析，2. 圖表。

b. 分析的方法可細分如下：

1. 平均的方法 The method of average 所以表示中 心的趨勢 Central tendency 或模範的情境 Typical condition

2. 參差的方法 The method of variability 所以表示各種事實與平均數的參差度 Deviation

3. 相關的方法 The method of relationship 所以尋出各種事實互相影響的相關度 Correlation

4. 確實的方法 The method of reliability 所以決定 攝察許多事實然後統計的結果確實可靠。

c. 論表的方法 利用各種圖表，次數曲線 Frequency curve，與模範的次數曲線 Type frequency curve 以報告或研究學校的事實。

譯者按此篇是節譯美人 Rugg 的實用教育統計學 Statistical Methods Applied to Education 第一章。

其文把西歐教育界所研究的教育問題提出一個綱要，於批評「非科學的教育」後，而又敍述「科學的教育方法，可示吾人研究教育的一個重要門徑。我國教育界已有談到「科學的教育」與研究教育的統計法了，却不見有一部專書指點我們去研究，是大恨事！今且節譯一章於此，不過希望大家先注意「研究教育的根本方法」，然後才易於從事教育的科學研究罷了。若夫深造，請讀原書！十，十二，五。南京，譯者註。

我們不可不研究的。共和國主權在全體人民，所以全體人民都當受教育，國勢才可以蒸蒸日上。都市教育固然要緊，然而中國大多數的人民都在鄉村，如果不注重鄉村教育，大多數的人民就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主權既在全體人民，教育又是立國根本，大多數的人民怎麼可以不受教育呢？所以鄉村教育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並且較城市教育尤為重要。但這件事，也是很大的問題，並且也需要很大的計畫，欲使彼成功，各方面的人都要努力，我們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

鄉村教育的實際問題

余家菊

這是我在開封一師暑校的講演，經郭亦華君記錄成的：理合申明，以誌謝意——家菊

鄉村教育是一個大而且重要的問題，並且也是一個要許多人才能解決的問題，「教育是立國的根本」，這句話是沒有人懷疑的，然而怎樣的教育纔能算為立國的根本呢？這一層却是

一般人大半不願意要學校，有的以學校為無足輕重的東西，有的甚至以學校為眼中釘，他們信私塾而不信學校，固然因為舊習慣的勢力，然而一方面也因為辦學校的人，最使人不信仰學校的，就是教員以教育為官僚性質的事業，其次就是假期太多，如暑假，寒假，星期之類。他們既不信仰學校，對於學校自然不熱心贊助，學校的經濟因而也就非常困難。但最要緊的是人的問題，只要辦學校的人能使人信仰，經濟問題也很容易解決，和尙化緣，無論貧富都肯出錢；新年敬神玩燈，他們也肯出錢，一般人既不信仰學校，辦學校的人又不募捐，學校的經費怎樣能不

困難呢？

欲使一般人信仰學校，教員應檢點自己底品格，並且要使學校有實效。高小畢業不但不能作官，也不能作生利的事，却都養成相公派和書生派的習氣，由此可見學校缺點正多；所以欲得社會底信仰，必要竭力改良，使人看我們的成績。教師在品格方面，至少當不吃酒，不打牌，不當訟棍。教員如能改革學校的缺點，檢點自己底行為，自然就可以得社會的信仰，所以這兩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鄉村教育與都市教育不同，都市學校可大規模地辦，可設許多班次，鄉村教育不然，只有兩三間房子，一兩個教員，就是一個學校。鄉村學校的教員，年薪至多不過一二百千錢，家庭担负的稍為重些，就必感受極大的痛苦。一方面希望政府對於鄉村教員待遇稍厚，一方面希望鄉村教員除以教育為正業外，更兼一種副業以謀生活，半耕半讀的辦法，是我們應當取法的，不過我們不必一定以耕為業，工商也可作為副業的。

貧民教育是一種很困難的事，縱然實行強迫教育，沒有飯吃的貧民，仍然不能使子女求學，父母固然應當使子女受教育，不

應當使子女幼年的時代謀生，但他們沒有飯吃的人，不使子女求學，也是迫於不得已的。欲解決此種困難，當注重職業教育。教育根本的事固然不可忘記，生活問題也不可忽略。學校的目的，并不是造就聖賢，豪傑和偉人，乃是造就人。因此學校應當把不重要的科目除去，專注重於日常生活有關的科目，小學職業教育注重農工商，但與專門學校不同，農業專校的化學，工業專校的大工廠，商業專校的銀行科，在小學職業教育都是不必要的；所要注意的，不過是小工藝，園藝，畜牧而已。

小工藝如打綾襪，織毛巾，製造胰皂和牙粉，都是很適宜的，這些事很容易辦，並且於讀書沒有甚麼妨礙。園藝不但可以生利，且可養成勤勞的精神和儉樸的習慣。學校發生訓練的困難，都是因為學生閒暇的時候太多，課程鐘點多的學校，和學生有課外作業的學校，這種困難就非常的少。我的家鄉有一個學校，設的有園藝科，分為菜蔬，花卉，林木三組，那個學校訓練方面就不發生困難。學生吃飯就用自己種的菜蔬，因此火食就省錢不少。公立學校火食每人每天二百錢，那個學校每人每天不過用一百二十個錢，此爭不要大資本和大學問，是很容易辦的，至於畜

牧，最好的就是養雞和養鴨。

除職業教育以外，還可請撥官款或提出祠堂的族款，補助貧生。貧家子弟，也是國家的國民，所以也不可不受教育。地方多一個無教育的人，那個地方也就多一些危險。欲避免此種危險，更不可不使人受教育。由此看來，貧民教育是很要緊的事，辦鄉村學校的教育家不可不特別注意。

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在鄉村提倡女子教育，就不免發生許多困難。一方面中國底女子向來不受教育，一般人對於女子教育視爲最不要緊的事；一方面因經費的困難，提倡女子教育，也很不容易。但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家庭改造和社會問題也不能解決。所以應當設法排除困難，盡力解決這個問題。教育部早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的命令，也是因爲要解決經濟的困難的原故。最困難的就是社會的習慣。欲解決此困難，在未實行之先，當盡力勸導，使一般人知道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男女分校的困難，和男女同校沒有危險。如社會仍不允許，可暫用同校分班的辦法，那麼，就不致於有人反對了。如用同校分班

的辦法，鐘點就不可固執。如果男女生每日各授課六小時，每教員每天就要授課十二小時，那是非常困難的。想免此種困難，男女生可各授四次一點鐘的課，或每日各上六次三四十分鐘的課，或減少科目。關於女子教育，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家庭附校，學校的教師每天可抽出一點時間，到別人家庭設的蒙館，每天教授一兩點鐘。這雖不是完善的方法，却比不辦女子教育好的多。

鄉村學校的教員，除學校以外，也當注重社會教育。學校不但應當教育學生，也當教育社會，因此學校就發生許多與學生無關係的新問題。西洋近來有一種「以學校爲社會底中樞」的運動，我們也當打破從來的見解。學校底體育場應當開放，校外的人可隨意到場運動；學校的課堂也當開放，只要與上課的時間不衝突，儘可借給同鄉會或同業會開會；學校的理化器械，社會現在雖不需要，將來社會程度高了，也不妨借給他們用；學校教員也當應社會底需要，化驗他們送來的東西；如化學教員，就可化驗藥店所售的藥品，辨別真假，使人們不致買費錢不治病的藥。中國因爲要提倡通俗教育的原故，各縣都派了講演員，但兩三個講演員辦全縣的通俗教育，是決辦不到的事；而且通俗

教育也不祇講演一端，所以這樣的責任，學校教師是應當負的。依賴政府，政府未必熱心辦這件事，就是熱心，也沒有能力辦全國的通俗教育。

有許多很熱心的人，因經費的困難，不能辦這樣的事；那麼，就應當以「教育化的營業」為方法，解除經費的困難，如用此種辦法，一方面與社會有很大的好處，一方面學校也不致受經濟的損失。社會底人們往往以看戲和賭博為娛樂，我們如想禁止這些無價值的娛樂，應當提倡高尚的娛樂。鄉村底人們沒有見過幻燈，沒有聽過留聲機器，我們可以租來使他們看，使他們聽，欲補償幻燈和留聲機的租價，開演時可令他們出一兩個銅子買票這樣，學校就沒有甚麼損失了。

農業示範，也是社會教育的一種，我們也應當開辦。中國農法不好，改用新法，收穫一定可以增加，現在有兩種很危險的現象：

(一) 有錢的人不肯買地；(二) 有力的人不肯耕地。中國以農立國，有一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話。如果不肯買地和不肯耕地的現象繼續不已，二十年後恐怕就沒有一個耕地的人。那麼中國豈不要亡國？欲免除這樣的禍患，固然應當多設農業

專校，但那是緩不救急的方法，我們還要有治標的計畫，甚麼是治標的計畫呢？就是使農夫用新法耕田，他們不願意改用新法，因為他們對於舊法有把握，新法恐怕不免有危險，如果有人將試驗所得的好成績給他們看，他們就必很喜歡改用新法。學校既負社會教育的責任，應當試驗新法作為他們底模範。中國棉花不好，不能織細布，不能紡細綫，不能賣大價錢，南方許多學校試種西國棉花，成績很好，鄉村學校也可試種西棉，到收割的時候，可統計每畝所收的斤數，與舊法每畝所收的斤數相比較，如果新法比舊法每畝得的棉花斤數多，不必勸他們用新法，他們自然也必做效。學校底學校園種類很多，有美育園，教材園，德育園和示範園等類，前三種為學生而設，第四種為社會而設，學校既負社會教育的責任，就應當設示範園，試驗各種農業的新法，作為農人的模範。

農業示範而外，家庭工業也可由學校提倡，將來機器發達，手工業就必無立足之地，應當提倡用各種機器。有些機器，用錢很少，成績很大，湖北有一種改良紡紗機，一個人同時可紡三十條線，像這樣的機器，我們很可以提倡。學校在社會上應佔領袖的地位，像這樣的機器，我們很可以提倡。學校在社會上應佔領袖的地位。

地位，負改良社會的責任，教育家雖不是萬能的，但應當有很豐富的常識，專會讀書，沒有常識，不配當教員。所以教師不能以教育家不是萬能為藉口，就不負社會教育的責任，至於常識所不能解決的事，也可請專門人才指示。如果沒有新式農具，無從改良農業，也可向農業專校借用，在鄉村指導農人。

鄉村的學校，大多數只有一間教室，並且也只有一個教員，此種學校謂之「單一學校」，是很不經濟的辦法。如把附近的單一學校聯合起來，辦一個「聯合學校」，就可節省許多經費，經費既減，就可用所餘的經費辦別的重要的事，以許多單一學校底經費，辦一個聯合學校，就可請好教員，設備也可以比較完備，分班也比較為容易。為學生底便利起見，這樣的學校應設在幾個村子底中心點，山多的地方，交通不便，辦聯合學校不很相宜；平原的地方，是很相宜的，附近的村莊，每日早晨可用牛車將學生送到學校，困難的，就是鄉村底人們胸襟狹小。然而只要我們把聯合學校底利益說給他們聽，他們也必定贊成。此種制度底制定固然是教育行政方面底事；但我們竭力鼓吹，也可以使這種制度早日實現。

總之，鄉村教育與各方面都有關係；不祇是鄉村問題，乃是社會問題。希望諸君熱心研究，積極進行，社會底進步，一定是非常有限量的。

中國在五年或十年內，將有一種絕大的運動要起來，便是「鄉村運動」。

現在我對這件事，有幾層希望：（一）希望編給青年閱讀的出版物，多向這方面鼓吹，多發表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二）希望在國外留學的朋友，在平日修學或旅行的時候，多作這方面的考察，考察所得，當詳細的在日報或定期出版物上發表；（三）希望有不出風頭專作這種運動的團體發生，結合少數人努力的試幹一幹。這些都是不可少的預備工夫。

我們既認定「少年中國」底基礎在鄉村，所以我尤其希望我會內的同志多從這方面注意。

舜生附誌

十一，一，八。

詩

贈賀川豐彦先生

黃日葵

這一道熱情底光，
不是把一切愁悶的霧都沖開了嗎？

我們掩鼻底手，慚愧地放下來了，
我們身上底衣服，恨不得立刻換過了——

九年六月四日，偕白情等五人，訪賀川先生於神戶之貧
民窟。先生出其著作見示，並導觀該窟一週，不禁爲其精

神所感動，因詩以贈之。

我沒有讀你底「淚的二等分」，

但今番却見着你熱淚底痕跡了。

我沒有讀你底「越死線」（一）

但你底精神已由此窟反射出來，照耀着我們了！

你至少值得日本人底崇拜，

但你甯受數千貧民底愛敬，

不屑受權貴紳士們底優遇了。

看這一片慈祥和寬底氣，

不是把周圍底惡臭都蓋過了嗎？

賀川先生哪，
我覺得你們這裏太富了，
全日本都不及這裏富，
全世界恐怕也不及這裏富！
來我們一一地握過手罷。
讓我們誠心地禱告，

願全世界都充滿著這麼一團空氣罷！

註（一）「淚的二等分」是氏底詩集，「越死線」是小說集，第一集已二百餘版了，其他關於下層社會底著述甚富。

(二)他是個基督教徒，現三十餘歲，住窟中殆近二十年了。

六六一九二〇年太平洋舟中。

野葵

挽歌

朱自清

堯深死後，有一縷輕烟似的悲哀盤旋在我心上，久久不滅。

昨日讀了楚辭招魂，更惻惻不能自己。因略參招魂之意，寫成此歌，以抒傷逝底情懷。

(一)
扯斷籬上藤，
搗碎相思子；
免得明年再發花，
一場秋風又如此！

我愛中禪寺，(一)

西湖之水媚眼兒，
甚於憐西子。
華嚴之瀧淚不止。

(一)湖名，在日光山上，出口成巨瀑，一曰華嚴瀧，失戀者自殺於此，歲以百計，可見日人情感之熱烈。

天寒了，

爲甚麼如醉如癡，
躊躇在那遠刁刁荒榛古道？

日暮了，

牋有白楊底蕭蕭。

我把你的魂來招！

「堯深呀，

歸來！」

儘有那暮暮朝朝，

夠你去尋歡笑。

去尋歡笑！

高山上，有着好水，

平地上，百花眩耀；（一）

日月光，何皎皎；

更多少人兒，
分你的憂，

慰你的無聊，

歸來！」

「堯深呀，

爲什麼如醉如癡，

徘徊在那遠刁刁荒榛古道：

仰頭——蒼天底昊昊，

低頭——衰草底滔滔；

呀！我的眼兒焦，

你的影兒遙！

呀！我的眼兒焦，

你的影兒遙！

二二，一二四，杭州范君堯深追悼會之晨。

（一）俗歌裏有這兩語：「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

從一奧國監獄寄出來的信

劉慎德譯

寫這些信的人是捷克斯洛維克亞 Czecho-Slovakia 第一任總統馬沙利克 Masaryk 的長女。她的名字是愛梨史 Alice G. Masaryk 她的母親是美國人。一千九百十四年歐戰發生以前，愛梨史住在芝加哥 Chicago 的養

濟村，Hull House 在那兒實地練習，準備她自己將來為社會服務。她的父親生平是一個經濟學教授，但他一生精力，多用於為他的祖國爭自由之一途。奧政府恨他，想捕他入獄，却總捉他不到手。一千九百十五年十一月，奧政府乃捕女為質，把她囚在監牢裏。她在獄中常常寫信給她的母親；從這些書信中，他們的故事和她的擁護自由的精神，都可以看得出的。

一個母親的心，有點太難受了嗎？呵！不要什麼都不要緊。人世間每一次的經驗，都是於人生有益的；我這次的經驗，真比許多婦女所得於女子家庭雜誌 Ladies' Home Journal （此誌發行於紐約）的經驗還要好得多哩。即不然，我斷不至并一片小花園也不我與。等到我弄到幾本書，我就可以得救了。

我本來希望，我是不要在這里賞他們的臉的；他們一見我，馬上就會送我回來的。但是他們已遺我在這里了。無論如何，你的心愛的人總沒有事的。給我接個吻，忘記這些事罷。

也許我可以得着一間房子給我自己住，那末，我的神色更要發皇多了。我們每一個人都帶了鎧索；但是負他是要有堅強的筋骨纔行。我呢，我而今做了希爾格里士 Hercules 了。（希臘神話，希爾格里士是一個筋力絕人的神，為希臘人所崇拜的。）笑也也的背着我的鎧索。但是要看這里的人怎樣不幸呵，連跑而今我在皇家監獄裏，K. K. Landesgericht 但我們倆

不到兩步路，便叫苦流淚的要束手待斃了！我戰慄！我被人道的不幸深深刻地壓迫着。是的，媽媽，倘使他們給我自由，我還要格外努力做個人，爲世間最單純最高貴的事物而奮鬥。基督的生命！呵！但是我此時不能不停筆。

請你把我黑色的書櫃裏那些書籍寄給我，這都是我準備今年冬天讀我的功課。

我很想從家中近代美術室拿些圖畫來挂挂——這可辦得到麼？

你雇了看護婦沒有——一個好的麼？
請你叫我的朋友們寫信給我。我將用德文作信，德文信會寄遞得快些。祝你們一齊康健！

你的愛兒愛梨史上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發自維也納皇家監獄。

愛梨史於十一月十二日午前十一點鐘抵皇家監獄，自己從車站提着她的行囊。獄吏領她入監牢時，牢中罪犯都睜着

白眼對她，因爲這個長十二英尺寬十四英尺的獄室，已有十

二個人擁擠在內面頭。一天她就站在室的一隅，晚上也就躺在那地上。女監獄爲她解衣時，要將她身上稍示適意的裝服取去，等到看見了她那件絲質所襯的外衣，曉得她是上流人家的女子，便待她好起來了。

親愛的媽媽，——

二十日那一天，我的心思整天伴着你。（這一天是她的母親的生日）我常常伴着你的六十五歲年紀，但你還不是孤單。媽！我現在知道你一天深一天，而且無窮無盡的寶愛着你。

當我去遊美國的時候，一天海靜如鏡，倒映着那蒼青的天色；只遠處水面，略有一點兒彈動。一片沒邊涯的靜景透徹了水空中，——好遼闊！好沉雄！好美麗！此刻呢，我也恬靜，也精競。「我不爲命運痛哭」——我只做我能夠做得到的，做了便罷。

我常常見着些美麗的畫圖在我前面，很常見的就是這個海。兩相比較便令人難過。這裏樣樣是狹隘，逼小；那裏都是壯大，空闊。

我很抱歉，不曾能夠贈你一點兒玫瑰花。（這裏可以辦得到

的，也不過我可以做一個草質枕頭，綉一隻蝙蝠在上面，就此寄了他，——甚至這樣的表示我的敬禮，也不我許。這一天晚上，我兩手都是抱滿了甘美的玫瑰；隨後從皇家花園裏來了兩個女人，提着好幾筐的玫瑰。我揀了一對長莖的花胎，可愛煞人似的結好看，加在我的玫瑰上面。這兩個女人說還有一座體至不可相信的玫瑰花亭，——我應當問凱撒要去。我跑到花園裏，覺得我自己站在最可愛的玫瑰花叢當中；那皇宮的外觀，非常精美。我得了我的玫瑰，答應了再去。「像這樣的一個夢，只能從相形見縮中來。」

我很好，且覺得快適。我現在留心收拾這個房間。

實在我不准監獄們對我無禮，倘不得已，我就不理會他們。這些監獄不像我當初幾天設想的一般壞。我活着，學着，而且喜歡他們——這裏沒有別的事可做。你寫信給我罷，你要想着我好像是平安，強壯，快樂。

敬贈你許多許多的接吻。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她的同居的囚人們一知道她是誰，便沒有失却機會向她表示敬意和佩服。他們感覺到了她那副映射出來的自由精神，而且愛她那套紅白相間的紅十字裝束和她的紅拖鞋所顯露的美術儀表。她曾於一千九百十四年夏季，在波希米亞 Bohemia 南部一個城裏的醫院中做過看護婦，這紅十字衣裝和拖鞋，都是她在那兒服務時所穿的。

親愛的媽媽——

昨天我患了頭痛，怪難受的，我纔懂得孱弱的人在這裏是怎樣的受苦，——頭就更痛得利害了！但我乃稍稍作玄想——想肉體和靈魂間種種枯索蕭條的關係。那末，我就呼上帝救我，現在呢，我又十分平復了，十分——但也是用了堅定的信念才如此的呵！我很願意知道，我的朋友們都愛我，都思念我的嗎？我只寫信給你，因為我不願給別人受累。

聽喲——我必定要告訴你釋迦尼這一句聰明話：「善信，善斷，善言，善行，善生，善努力，善思維，善調慾。」

這裏有五個政治囚，有一個——爲了什麼罪名來的，只有上

帝知道。她看起來很像都介涅夫 Turgenieff (俄國小說家，生於一八一八年，卒於一八八三年) 所著鐵鎌 The Spade 中那個老婦。從外界看透一個人的個體世界的內觀，本是一種技術。要看個透徹，必定要心地清白，眼力精明。你曉得我生平最厭惡發一語而有兩種意思的說話，我已經破了這個例，此刻我就心地和平了。我而今曉得這世界又有別的一面，我從前不曾知道過。這樣的內容，簡直沒有什麼社會病理學能夠描寫得盡。我

劈頭看到獄卒對待一般罪犯這樣的不公道，這樣的現着憎惡

他們的模樣，我覺得害怕。上帝喲！這該有怎樣的不公道呀！通通

通通都是人，每人靈魂中總有神聖的火燄放射着。姑無論教育不夠，或生性貪婪，或企圖權勢的熱情，有時都能夠掩蔽他的光

芒，但頂不幸也有至小的一線火燄，總自不滅的。

有一雙麻雀飛來拜訪我——上帝保祐他們倆又暖又小的

心！他們張開一雙小口，怪自由怪快活似的。

心許他們兩個——

都傍着上帝的靈魂一溜一溜地飛着，

向上飛了又向前飛，

從一奧國監獄寄出來的信

隱隱的把影子化在碧空裏。

哈哪！哈哪！這決不會是天鵝。這只是那個麻雀抵住那蒼蒼的天色和那些森森的烟囱飛翔着。呀！媽媽，愛我，相信我，庶我可以抖擻我全副的靈魂愛真理，能夠再爲不幸的人們工作。我感覺了我的權力，眼見得我的興味在這裏要復活的。社會病理學萬歲！這是於我們監牢裏萬不可少的啊！但是我不願再講下去了。爲了上帝分上，你寫信給我罷。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愛麗史於十二月一日移入奧京大理院 Supreme Court 的監牢裏面了。那囚室的周圍是白堊粉成的，向大理院那邊，有兩個小腿開在近天花板的高處。室中設一長桌，三條長椅，一個錫質的洗面具，兩個盛污水的小提桶，兩個玻璃的水瓶，一桁架子，架上放着每個囚人的零星用具。每人各有一張可以摺捲起來的床，床只三足，是鐵質的。床裏鋪着一塊長方形的木板，上面蓋着一條草質的褥子。這個囚室的裝置，是不准有什麼私人祕密的。

我親愛的母親，——

我怕我有時寫信寫得太沒次序的。我自己承認我的心神曾經一度的抑鬱，我要把他笑解掉；這是一個法子，但不是正當的法子。我的心痛了三天，睡也不能睡着；這也是很可以原諒的，倘是你把世事就着實體來想想看罷。

今天有一種大恬靜的神氣潛上我的心頭。從前我覺得我自己年少；因為我又強壯，又健康。今天我覺得我已經完全變過來了。我覺得好像我的形體死了一次，一個新的人轉生過來了。你懂得這一點嗎？

我至愛的母親，這裏事事都本來是很黑暗的。現在呢，雖然我還看見許多悲慘的方面，但是我也起頭看見善的和合人道的一個人必定要公平，而且應當公平。

我很願意知道我們的朋友們，甚至在不幸當中，也還是不變節的。

我在這種恬靜的境界，我籌算我的生命的全部。在這一次酷寒的試驗當中，簡直是合攏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融化在我的

身裏了；這常常是致我的命的一方呢，最高騰的意氣被一落千丈的沉鬱心跟隨着；他方呢，我有這誠篤的和強壯的——腦子。此刻我懸想我已達到了兩種心境相會合的境界，由此可以尋着發展的康莊大道了。我希望由這條發展的大道，我們連波希米亞都可以達到呵！我常常見着了好些證據哩。

關於這種心境，我不希望不可能的事情，但我毫不恐怖，只擎我所有的心血與能力做去，艱難辛苦都不管。我曉得世間有許多人給人家許多規勸，却不明白人為什麼是個人。「我的腳根就是這裏站着，我不能再做旁的了。」（猶言我的主張堅定了，不能變更的。）這是路得說過的話；我同他一樣作如是想。

這裏寄信如此的遲慢，我想要等到聖誕節你才可以得看這封信。聖誕節是什麼意義的呀？「祝慈悲的人們得着和平」——沒有多，也沒有少。這就盡夠了。你母親，你就有權得着這個和平，因為我直沒見過世間有比你更慈悲更愛真理的人。——我我願我能夠重新經過我幼年時代的發育。不，我還在發育過程中，今天呢，我還覺得我有愛真理的熱望。我希望我不久就會被許讀些書，作些文。據說康德每天只散步一次，但他無時無刻不有

天在他的頭上。只須有善的意志，你就算甚至於在這裏也能覺得

你的頭上有個碧天在。
天準備着。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自大理院囚室第二百〇七號。

親愛的母親，——

最後這一次的鳴砲禮，嚴重的鼓聲，音樂要奏到什麼人的家

她從前工作的地方，即波希米亞境白烈城醫院Prague City Hospital)服役的時候，我剛提着脚尖兒踏在我的生活的門限上，那有心思得到我後來的生活會變成怎樣？我現在不是悲痛我自己艱難的境遇——我只替我的朋友們怪難過，因為他們爲我憂慮着。我爲我自己呢，是不悲愁什麼的。

我時時刻刻想着你——

「啊！母親之愛愛何似！」

高山遮不斷，

海水浸不死。」

Oh, what about the love of a mother!

In the mountains you do not extinguish it,

In the sea you do not drown it,

再見！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我的體質應該不止我現在這樣兒；但是請你相信我的話，我早就準備着，希望着，要做好一點兒的生活，從此以後，我還是天

這封信末一段詩，是從捷克 Czech 大詩人約翰奈魯打

John Neruda 的詩集中來的，奈氏著有 The Cosmic Poems 最著名。他死於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生日未詳。

親愛的母親——

威廉莎士比亞真不錯！他的維洛那的二紳士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說：

勿爲你禁不住的悲哀而悲哀，

但爲你所悲哀的謀解脫。

Cease to lament for that thou canst not help,

And study help for that which thou lamentest.

今天這樣的好天氣。四點鐘的時候，我們出去散了一回步呵，母親，這蔚藍的天！我舉頭望着他，便什麼都忘記了。什麼都忘記了！他被四方形的高牆圍擋着；從這一邊可以瞧見一株高聳聳的地赤楊樹的上半梢，枝條兒輕輕嫋嫋地垂着；那一邊呢，則只見

大理院的中興式的窗檻，Renaissance sills。甚至這個也受着了天的迴光，——是的，即這監牢也被天圍住了。在四點鐘的時候，我們散步，三個兵士守着我們。但是這許多雲呵，他們輕輕

的淡紅，襯着夜青的天色。那時這個天是沒有發光的。我忽然間就發現了那潔白如銀的月兒，在那許多淡紅的雲裏走着，相隔沒有幾遠，又瞧見那可愛的晚星。件件東西多是這麼自由。

下午聽得了外面的音樂：一陣出喪——一陣美妙的出喪的

步伐，美妙地和諧着。我同一個可憐的婦人散步，她顯然是筋節失靈的了。將她同空中的雲比較，是怎麼似的呀！

在這般冥思假想中，我忘記了我在甚麼地方了。當我醒來，我全不能記憶；恍然地我尋着了思路，但我究不懂爲什麼我會在這裏。末了，我通通記得了。所以呢——

忽爲你不能解脫悲哀而悲哀，

但爲你所悲哀的謀解脫。

時間是孕育百善的慈母。

Cease to lament for that thou canst not help，

And study help for that which thou lamentest.

Time is the nurse and breeder of all good.

是的，現在我有勇氣了要獨自站在這世界上。「獨白」——這兩字裏面有絕大的力量呵！我有權利愛你們大家——那是

我的生而即得的權利。

晚安！母親！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每天下午，囚人們都須散一次步的。沒有一定的時間。有時一點到兩點，有時兩點到三點，有時三點到四點。這都靠那當差的兵士的怪脾氣為標準。他一來的時候，便到監牢的門前大叫一聲說：「散步去！」Spazieren Gehen! 每次差不多放出四個囚室內的人來散步。這四十英尺多的四方形的圍場裏，有幾株栗樹；還有那株赤楊，傍住圍牆長着，上面有個鳥頭鳥的巢。三個兵士守着這圍場。囚人們散步時，每次多是三十人為一陣，分着雙行打着循環走的。走的時間的長短也由那當差的兵士隨意決定——半點鐘，三刻鐘，或整整一點鐘。

我身內一切的力量都頹唐了；這腦殼——好一間替這腦殼造的小屋子！午上驟然的變動，強韌的意志求生，求愛，求真理。戰勝了一切——絕似森莫斯離士（Samothrace）（島名，在愛琴海中。上古神祕，相傳島上土人崇拜島神，神能保護島民，與海神相戰，得勝而歸）的勝利——在真理界和靈魂界中的勝利。世上一切都是沒有用處——只是生命。

一個人，想求善，須得不要向懦弱投降。

我總是相信基督的責任，誠信與愛，——但是現在我看到希望在一個人的生命當中，也佔了一個位置。

這鐵錨，對了，鐵錨是放在上船的，當船隔前岸，還有好遠，當水面的浪沫，盛怒中猛打船頭。水手們用不着鐵錨的時分，把他棄置在船上。為甚屏棄他？世間有些船，通過了風暴，傍晚時安穩的進了沉靜的港。這鐵錨便把船拉住，水手們站在船上，冥想他們自己的城鎮的窗，都是被晚光的熱紅色浸透着。

倘使這鐵錨一點兒都用不着呢？有什麼變更麼？水手一直做禮拜天。——牢獄窗外碧油油的天色，軟柔柔的清風，兩扇窗戶都開着。

爲了「善」的分上，千萬不要停止愛我。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親愛的母親，——

只想像我自己站在海邊上模樣，沉思着，沉思着，把我自己辯服說你一定聽到我了。這沉思並沒觸起我的念頭去停住。因爲我還是想着，似乎你回答了我，又感覺了我的情感。猛然間我從這夢境醒覺過來，——沉默充滿了我的周圍，鼠色的天橫互在我的頭上，海嗚嗚的囁着，咆哮着，全然不理會我的現身在他旁邊，——站在這裏，希望着，焦念着，奮勇着，失望着。醒覺過來是這樣可悲。也許你相隔這樣遠也站在海邊上像這個樣兒，如我一樣的焦望着哩。

我知道我須得不要自視太小。鐘兒叮叮噹噹的響着，響着，直從幽深處響達雲霄。我該有怎樣歡喜，倘我能夠變成這金質的聲音，在空中彈動着，凌駕着，高了又高，一直騰到雲空中，與天融和。這樣渴望呵！事情於我還不會十分壞，這總可以快看得見罷。沒有署日子，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接到的。

人失現時，如石落水底。我看們見些展蕩成圈的洄浪，慢慢兒的，又慢慢兒的，散到岸邊去了呢，那最後一條波紋和岸兒拍拍的激打幾聲，便沉哩了——沉重的沉默！我就是已經這樣的失

現在這裏，現在呢，在精神重整之後，我又再來工作，又要把我自己在這裏水底的生命繼續生活着。

昨天我從我生存的陰暗方面寫給你，——我會覺得怪困疲似的。我今天覺得鮮活多了。天正下着雪，我現在快要步去散步了。

明天是二十四。二十四晚上，是捷克人聖誕節大慶賀。——

懸想你那時必在想念我，這天晚上便使我挨得下去了；我思念你這樣深！

你曾說過，我們倆互相隔別了，我便可以懂得你。這話也不太對：我常常是愛你的；但是，這也是真的，現在我纔懂得，你沒沾染

白然城的卑陋的俗習；你住在那裏，又在你自己的一副精神當中，這樣教育我們，這真難爲了你了。你這誠實的精神真不錯！

我滿心滿意的佩服着阿爾伽 Olga（她的妹，歐戰前，是世界基督教學生聯合會The World's Christian Student Federation的會員。）將來或可發展到這種精神界的真境，我們可以一齊連

同住在這真境裏面，——倘我那時連軀體也能夠同你們倆在一起；這是另一問題，但不關重要的。

我不以這里生活有點不愉快爲意，你可以寬着心腸罷。

當閑靜的夜間，我抵着頭兒想下面這段詩：『在這午夜天中，一安琪兒現身了，唱一曲酣靜的歌；這月兒，這星兒，這雲兒。』這具了多少情感呵！我又想起了約翰霍士 John Huss（波希米亞宗教改革家一三六九—一四一五）——我一定想他想得怪

利害的，而且大大的稱讚他的。

再見，我親愛的母親，而且請你寫信給我，倘是你有意哩。

我收到二百克郎，（奧幣名，約合美金九角）獄中竟不准買一點兒糕餌。

時間表

格言：『不管我自己。』

六點鐘：起床。理房間。洗盥。健身。

七點半：咖啡。社會病理學。

十二點鐘：午餐。

三點鐘：咖啡。更衣。理鞋。健身。

上燈時：文藝。

八點鐘：就寢。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這信抵馬沙利克夫人時，她正孤寂的居白然。後來她的當兵的兒子姜請得了假，於聖誕節晚上設法到了家。

好母親！

新年的第一天，我心裏祝你：『一千九百十六年集福祐於爾

躬。」

我好幾天沒寫信，爲着兩種理由：一、我身體不適；二、我沒

有了紙。我的面前只展着愛沙特 Assaré的青年的幸福與懷惱——一部很實用的書；多少剎那間，有一種愉快的衝浪，屢兜向我受創的心頭，作溫軟的撫慰——也就是，多少剎那間，我可以在我的工作的宇宙裏，忘記掉我自己。像我們村莊裏面的家庭生活，實須整理一番。家庭生活的希望，要靠着一個能夠曉得培養一家和暖與快樂的婦人。我自幼即相信家庭，這是真的，但是我把事情就着他的本來面目看待，我覺得我正處在這些現狀當中。親愛的媽媽，家庭本來可以成就一個最潔白最美觀而又至有裨益的世界。當我想及我的住室，想及音樂，圖畫，和雕刻品，多精緻！當我想及大城市和小孩子們的關係，多有裨益！當我想及上帝和人們的關係，多純潔！現在呢，我是殘忍地被拋在世界以外去了，而且覺得我受上帝和人們的摒棄。因爲現在我處的境遇，不是我生來註定得如此的。我又赤手空拳，沒援救的似孤兒一般；但以前在我自己的世界裏，我是自信得過的，充滿了快樂的，像男子一樣。我怎當把這些事想起來，上帝恕我罷，但是，

爲甚麼又要悲傷？這倒又像是埋怨聲哩。監牢一切都不足以苦難我，只是我心內的掙扎，因我欲死。

我常想及姜(名)亞丹士(姓) Jane Addams：我這里見她的魂力，她的溫和的德性，鬢髮一天好似一天呵！我只願我能夠如她有趣喲！倘我可能夠同她一塊兒工作，可是辦不到家呵！家呵！

我費了許多光陰想着宗教。我見到阿爾伽有許多地方是不錯的。我很想她；巴不得我能夠再撫摩她的手心兒一次！姊妹總是姊妹。這關係多可愛喲！我恐怕我會令你的心抽緊起來，但是今天，比方說，我只從七點鐘睡到十一點鐘——太少了。我的面色還很好。你好嗎，媽媽？這要算是我的最後一封悲戚的信！

我愛你。你的誇獎太大了，我怎受得起？我還沒達到我這一生的目的哩。

一九一六年一月三日。

讓我們鋪路略遊覽白烈城一會兒，我們要去麼，母親？那兒的樹都像這里一樣的脫了葉麼？猛烈的風吹着麼？你也好麼，媽

媽心裏很恬靜麼？你完全有你說過的那樣恬靜麼？我很能夠相信你這話。

這里的生活怪沒趣。今天是寫信的日子。我們一齊傍着一張大檯子環坐着。六個人在這監房裏。四個政治囚人。兩個有點不同。一個是二十二歲大的女子——一小安琪兒，常常是幫助人的，常常是好的；一個是波蘭婦人，她很聰慧，又很滑稽；一個是從摩拉維亞 Moravia 來的一個教員，很慈和，很冷淡；一個美麗的猶太女子，狀貌很令人愛的；又一個婦人，是露奔人， Rubens 說維也納的口音的。這里一天就是一天沒有什麼可以紀載的。我的心內的生命也是不甚豐富。我心裏總是一個自己兜上來的循環思想。我從來沒猜疑過的事情，而今都存在，有什麼打緊的事，便成了精神聚匯的中心點。這拘留，一為甚麼？類此等等的事情。

我根本的有點兒迷信心，而且你也曉得，戰景初開時，我覺得我是不能殘存的。我現在看我自己，只當是一個下降的數目，一件歷史上的陳跡。一個人一生的關鍵，只是這個心；我的心差不多洞穿了。

我真受不起：這使我受痛楚了一形體上的，這是真話。

你的信都無誤。媽媽，你稱獎我太過了。我認識得來，只須再進一步，就可以給我完全的愉快了，但是我已好幾天處在一種有把握的自由境界了。

我於你有這樣大的愛，連我一想到你，我心頭便差不多受了刀割一般。

現在我再有一個請求。我很想下列這幾種書：（這張書單經過很嚴酷的檢查）霍士的驛車的馭者 Postillion 奈魯打的字宙集尼姆苛瓦的 Davic 新約全書。

『起身的時間，夏季定在五點鐘，冬季定在六點鐘。誰都沒有表或鐘；所以我們在這監牢裏簡直沒法知道一天的時間；但是幸而有監獄禮拜堂的鐘聲替我們報告時候。白晝時，我們的床都摺起來堆疊在室的陰暗一隅，這樣纔可容囚人們移動如意。每天早上獄僕除去草蓆時，便打起了滿室子的塵埃。』

七點鐘時，獄僕用託盤搬着早餐來，放在監門外的地板上，隨後她便大喊一聲道：『喫早餐！』晨湯只是兩種：一種是褐色的糊湯，很可以喫的；有時一種，囚人們叫他做『蒲團湯』的，這種

是什麼似的陳肉做的，簡直教人喫不下咽。

每天掃地，洗滌盥面具，和提出那一提桶污水倒入陰溝，都是分給兩個囚人去做。倒污水這件事，是他們個個都歡喜做的；因爲這便可以給他們跑出監牢二十步遠一個機會。像這十二英

尺寬十四英尺長的監牢，有十二個囚人住着，能夠跑出監門二十步，似乎是一場很遠的散步呵！我們常常借了這機會與別個監牢裏的囚人相接觸。我們在內面的安派一人拉住那獄僕談話，或同她講個天花亂墜，那提水桶出外的便走到我們的朋友們監牢門口，向門上敲幾下，口中嚷道：「你們都好嗎？」

一九一六年，一月，七日。

我親愛的母親——

你多好，這樣頻頻的寫信給我！老實說，我這一天有兩個高興的時候：早上，咖啡來；午後，信件分佈時。我大概不像有病的，你不必憂慮這一層罷。倘是我能夠馬上跑到家裏呵！

早上喫咖啡以前，我們出去散了一回步。有一個很簡單的露

森尼安

Ruthenian 婦人不識字的，黑眼睛的，鼻樺又高又瘦

削，兩膝向外彎着，身材矮小，憔悴，可憐。每當我們在圓場裏見面時，她總是高興。她雖年老一點，但總喚我「我的母親」且說我給她心裏好過。她說話的聲音像哭泣一般，——絕類烏克蘭尼安 Ukrainian 的哀音，想必你也會聽到過罷。

我明天再多寫給你幾行。
唉！媽媽，我希望你平安。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我親愛的母親，我的寶貝——

入地獄的路，是人間的好志願鋪平的！所以呢，我必定要公然自認我的路是一條朝這方向走的平坦大道，——我渾身裹着了好志願，我便覺得我一身都大起來了。今天我打算了整天做事的，我馬上要快活了；今晚上我要洗澡，這樣，那樣，等等，所以一隻爐子。（猶言蠢人）這是一樁實事；爐子在晴暖的達爾瑪西亞 Dalmatia，是一個有用的動物，這固是不錯，但是要令他投身於得爾俾 Derby（地近倫敦為得爾俾伯爵的采邑。一千七百

八十年第十二世的得爾俾伯爵創一種賽馬會，擇三歲的馬作一英里半又二十九碼遠的賽跑，注金為博，年以為例。此處云得爾俾（即指此種賽跑）同三歲的馬賽跑，他就不在行了。我是一

個歷史的榜樣，——如果做了父兄，不管旁的，就是做了父兄，也能夠教養成三個甚至四個又強壯又有魄力的子弟的一個榜樣。

世界譴責我，歸罪我，因為我又懵懂，又笨拙。我是懵懂，是笨拙。我了解一點兒孩童保護術和鞠養術，且曾能夠在這一事裏頭做過很小的一點兒——但是第一等的成績。要是說到政治呢，我是一隻驢子，一個笨伯，要我自己來麻煩這種事，倒不如去做一個駕駛上山火車的機師。

這樣！錯詞彌硬了！不合婦人的品格。上帝呵！倘是我只要能夠在我自己的雪白的屋子裏做個婦人呵。你曉得他們甚至攻擊我的尊嚴！你曉得：「汝其清純如冰，潔白如雪；汝將無所逃於誹謗。」——我的母親呵！我會怎樣抖擻我全副的靈魂對着奮鬥和貞潔！你至少也相信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你不麼？

我似乎我是爲了我的脾氣失身墮入不幸的。我曉得倘我是蜂巢裏面一隻蜜蜂，我也會做起窠來；所以我會想到我的生命，

是住在我自己承認的那種境界，但是，而今呵！
媽媽，晚上好。我須得睡去。我應當喜歡去睡。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一日。

親愛的媽媽——

今天是二十一，昨天又收到你十八日所發的信，所以我很快活。

我現在能夠在床上躺的久一會兒了；隨後我就盥洗，而且天天在熱水裏面盥洗。這裏很齷齪，這樣多的烟塵，像尋常大城市的心點一般。請你寄我那幾件有海珠母鈕釦的衣服與青色外衣，那件有白帶子的斗篷，夏季的睡衣，（這裏我只有一件）又暖又灰色的長襪幾雙。差不多就是這許多。

你好嗎？倘我們能夠同住一禮拜該有多好！你須得感覺到我怎樣愛你寶你。我對於我自己是有完全不同的感覺的。

等到我們再會面罷！這是我的專心的事！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再者，我覺得還有一種變卦到我頭上來了。骨子裏只有上帝

知道我是不是一個國賊元兇；我信賴我的審判官去找尋出來罷，倘他找不出，那就信賴上帝罷。我是在他的手裏了。我總會想做天地間最好的事，倘使我今天就死，我生時總也會做過一點兒有益的工作。我要睡，——那末罷了。我有權去休息。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獄中洗盥用的水不易得，因為盛水的器具又少又小。兩個小提桶所容的水量，只夠十二個囚人洗面。就是潔淨一點的洗面巾也缺乏，每人須兩禮拜纔得更換一次的潔淨的洗面巾。有錢的，可以自買一點兒肥皂。沒錢的，連肥皂也沒。洗澡是很難得一件事。後來愛梨史苦苦的要求，纔得到了水洗澡，——但只是一錫桶的溫水罷了。

據說世間女子都像我們的祖母夏娃！她們享盡了許多同管獅子的人！」就是如此。他們當將我們的信看了又看，關於我們同住的人的經濟隱情，和家常事，都窺探明白了。

我身體康健，雖然睡得很少。倘是我心裏難過罷，這是不關監牢，——多關周圍的情況。我想及我的一生，我知道我不會做一番準備功夫來經這種患難。你曉得，我纔開始來實現我對於人生的思想；倘使這回事遲一點兒降及我身，我早就有這樣強毅的精神，連我天天都能開口發笑了。所以你也不要憂慮着我。個人受他所應該受的，況且無論怎樣，這總是一番經驗。

知道頭髮修整不修整，他們只有兩種方法；冬季呢，他們只有向牆壁上看他們的黑影子；夏季呢，只有向水桶裏打個照面！獄醫說愛梨史須得長久的調養纔對；所以她被許躺在床上，她要躺多久便躺多久。她恰巧帶了一個枕頭和一條絨毯，所以她的床在別的囚人們眼中看起來似乎是很闊綽的了。

在監牢裏憂鬱，是可鄙的呀！好要我怎麼辦呢？我只是禁不住的罷了。但這也原來可以這樣譏評我！那才真是致了我的命的。

母親，我一定會盡力保重。你所說的意思，都對。我記得最後那天晚上我們倆在我的房間裏喝茶的情景。我的房間像平常的一樣，掛的圖，通通麼？多謝你的愛。

這里有一位夫人，一大約四十歲了。她坐監牢坐了十九年了。我們的獄室，在她是疑若夢寐的了；因為又寬大又光亮，空氣又流通，而且又不在人滿為患的區域。我們只是政治囚犯，只有一個婦女是例外，她是爲了她的丈夫才進這里來的。他們都沒年紀，頂大的纔二十三歲。我的模樣本來是年輕的，要是不論年紀的話：我初來時，他們心想我還沒上三十。現在我看得上三十六了，他們說這是一個又聰明又當令的年紀。

好罷，一個接吻！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親愛的母親——

今天一個美麗得不可相信的天氣，不是麼？『春在赤楊間掃

拂而過』哩。在白堦城的天氣也是一樣的完美麼？今天我在夢中看見你——你穿着一套淡青色的衣服，在比士脫利卡 By-sticks 我們的家裏——我對着你笑就是這麼一點兒。我完全說不出我是怎麼似的愛你，我們倆又是怎麼似的好朋友。

你須得饒恕我——至小也須得饒恕那位查驗信件的大先生，——倘若我的信常常有點兒顛倒錯亂的嘅。我自己不能支配寫信時的語氣，却倒受了語氣的支配，這是和我的意志大相刺謬的。

我近來讀了桂特 Goethe 他說愛習美術而不精於美術的人，把他們自己對於美術的熱情，做了美術的目的，他們是主觀的，不描寫實景，但只寫他們自己的爲實景所觸起的感情。說的多好！

我的信封封都是空的，不是麼？但是裝滿了愛情，都是重的呵。

我常想念亞美利加那里一個世界，和一生的成就，都熱烘烘地向我面前開放着；倘若我曾能夠在那里爲社會服務十年，再回到這里來，這該有多好。只是我的對於故鄉和家庭的愛，帶了我回來。

我是這樣一個鄉村的人。

敬為阿母祝福。

你的愛兒愛梨史上。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下面這一段筆記，是愛梨史的一個學生寫的，談及老母在家的情狀，那時愛梨史還不知道的。

一九一六，一月二十九日。

讀到這些信，句句都使我生氣窮的感想。讀過後想贊幾句話在後面，一時心花怒發，竟以三四點鐘想不出一個字寫出來。大約著者把我心裏的話說得太多，就教我不好着筆了到底只好讓他默辭在心裏，落得自己受用罷！

原文裏固充滿了美和愛，更難得譯者把他曲意寫出來。蘆隱和我同學，常相過從，就給我先讀了。我不能不要他交給我拿登少年中國，更不能不為我們的雜誌謝謝他。卻幸我的感想寫不出來；不然，大家都自己受用的，恰給我洩漏出來，倒又使讀者沒趣了！

白情附記。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美國。

馬沙利克夫人病的很凶。我從前知道她有病，但直到昨天，我才明白這病的實情。今天她有三種病症——動脈血管變硬，心病，和發夢魘。醫生說她須得完全安息，不可受驚擾。照她現在所受的苦痛，這怎能辦到？她一生和馬沙利克的關係是非常可稱讚的。她常常要每天寫一封信給他。在維也納時，她自己做他的祕書，和他一起工作，曉得種種事情；現在呢，他們倆隔別了，他們未必能夠通信。馬沙利克夫人允許了警察，我相信她會履行她的信諾。她是不喜說謊的。況且她曉得愛梨史的地位恐怕要格外困難，她不願使她的女兒到這樣地步。她的做人，是人人見了

要深深的拜服的

北遊初戀（續）

惲震

口，右轉數百步，即是無線電台，此台與吳淞、福州、武昌所有者，完全相同，皆直隸於交通部。天線上傳達力僅五啓羅華脫，各種機具皆為德國 Telefunken 公司所製。收信機亦最新式，可收美洲各處電信。余等參觀時，適有西方電氣公司機師拉克君 Lack 在另一室內，借用該台天線，試驗無線電話。張家口有台可以收聽，在吾校電台上亦能隱約聞其聲浪。拉克年事頗少，眉目如畫，試驗講解時，極露愉快得意之色。余等見此種試驗，尙為第一次，既聞其講解，尤引起無限之興趣，咸思他日在此中更求精造。

出無線電台乃入天壇。天壇面南最外為圓丘，為皇帝祭天之壇，左側打牲亭，後面皇穹宇，內供昊天上帝之神位；最後祈年殿為新年元旦，皇帝在此祈禱田事豐收。余初不知有圓丘及皇穹宇，從右入，先望見祈年殿，以為天壇即盡於此。殿為圓式，有三層頂，最下直經約近廿丈。屋頂玻璃瓦皆作深藍色，殿內金碧交施，無一處不為龍形。牆上正中三層斜坡石板，最上者雕龍飛狀，其二刻鳳翔狀，其三則為雲與波之象形。自其全體觀之，則此殿之偉大莊嚴閥麗，直超出我描寫能力之外，亦非人間攝影術所可攝取。日光照藍瓦，散作奇彩，四圍萬柏森森拱護，此空寂淒涼之

大殿，使人徘徊其間，俯仰不盡。此建築不僅在中國宮殿中可稱獨步，即在世界上，亦當佔一重要位置。入殿細察其棟樑柱檻之構造，登帝座，仰見白鵲自殿頂裂處飛出，盤旋自樂。余此時殊不覺有何憑弔今昔之感，惟班孟堅之所謂思古幽情，則庶乎近之。讚歎久之，不忍遽去，乃與張君承緒，約異日有暇，當再來領略古趣。張君領之，其實此殿不能謂古，初建於明永樂成祖，在清為雷電所焚，光緒元年始改建，去今才近五十年耳。余等轉入殿後，於斷垣下拾殘瓦，懷歸作紀念。天壇外之柏林，亦殊不亞中央公園，惟稍嫌散漫，不及中央公園之整齊。林外有「齋宮」，余等亦周行一過，荒涼無多意味。此宮係清帝齋宿之所。

下午乃為三殿之遊，中央公園後緊接午門，更後則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此乃普通之所謂三殿也。太和殿兩旁，為文華殿與武英殿，均設作古物陳列所。游三殿索費三角，文華、武英兩殿各另收二元。太和殿前莊嚴無倫，高凡五殿，高起平地約二三十級，堵上下設銅香爐十四，銅龜銅鶴各二。保和中和亦大略相同，建築雖高大，殊無特異之處。余對於此三殿，初無美感及讚歎之意，惟由此可以推想及帝王之威嚴而已。

武英殿多藏金石古玩，大半皆取自熱河行宮，及盛京飛龍閣、翔鳳閣。左側凝道殿為「景泰藍」之部，其中碗碟鐘鼎，寶塔水缸，巨細畢備，無一不古色斑爛，蟲人愛賞。惜同人行太疾，不及十分鐘，已轉赴中殿。中殿為貯存磁器及各種雜玩之處，地大物繁，益難盡覽。正中壇上設一巨瓶，瓶面內陷約寸許，中雕人物極精，其名曰「轉心得勝尊」。紅雕漆器上下排列無數，約在百餘件外。「金嘔章嘎」狀如小錫杖，頂作三骷髏骨形，或係喇嘛佛器。古硯有漢未央宮瓦硯及魏建安十二年銅雀台瓦硯各一方，均尚完好。正壇旁置晉王徽之所遺七絃琴。唐寅仇英之畫扇，亦精緻可玩。殿後供金盞釋迦佛，重約數百斤，式樣尤屬見所未見。金星玻璃又名「料」，製為文具，光彩四射。古鑑十八副，配成冊頁，每鑑有詳細之記載，述其大小來歷，精工之圖形，狀其文字花紋。漢鑑凡十種，曰「佳鑑」、「長生鑑」、「明光鑑」、「卦象鑑」、「其一」、「龍氏鑑」、「四乳鑑」、「其二」、「長宜子孫鑑」、「其二」、「其三」、「四神鑑」、「四靈三瑞鑑」及「長宜官秩鑑」。唐鑑凡八種，曰「花枝鑑」、「六鶴祥雲鑑」、「雙禽銜綬鑑」、「素方鑑」、「雙鳳凌鸞鑑」、「其二」、「玉匣鑑」、「素月」。

鑑」及「雀繞花枝鑑」、「其一」、「其二」、「其三」。此外飾物如銅質瓷釉挂屏如意，魚鱗吉慶，犧角花盤，犧角收號，細翠嵌牙插屏，七尺四寸長之象牙。（安南貢品）天然木製各件，竹雕各件，佩件無數，瓷器無數。歷代瓷器有宋之哥窯、明之建窯、清之乾隆窯等。遺留紀念物有金線喇嘛祖衣，漢銅鼓，乾隆瓔珞衣等。余約略所記僅以上數種，不能包括全體；又聞此間陳列古物，不時更換，則余之所記者，又恐不及其什一矣。右側煥章殿陳設「三代鐘鼎」種類有鼎，壺，彝，鬲，尊，盃，孟，觚，盥，觶，卮，機，缶，共十九式，古氣磅礴，燭照一室。以上種種，在尋常人得其一二，便足自豪一世，而在此則無處而非瓊寶珍奇，反不覺其可貴。殿中有警察十餘人司保衛之責，禁止遊人抄寫作圖，或撫摩玩弄。余隨衆人之後，私自筆錄，未為所覺。其實撫摩則不可，記錄有何妨礙，此章程殊不可解。余因復思及此等古物，每易一總管者，必當為其竊去不少；此外則政府或以之做人情，取媚有權勢如曹張者，由是觀之，則此古物將日益減少也無疑。余更念斯亦無怪乎今日之當局者，假令今日四十同學來此參觀，殿內外無守衛者，則其有不擋一二寶物出者，必占最少數。可見人類之貪慾大

略相同，所貴乎學問者，爲能內省其動機而外制其行動耳。

同學觀武英殿畢，皆各散去，余知文華殿有字畫可觀，覓伴不得，乃獨買票入。先進左側本仁殿，殿內闇無他人，惟余及一警察；余方取筆準備記錄，警察已發言干涉，並示我以章程。余以理喻之，不可，乃只得且看且強記，復乘其不注意時，急出紙書一二字。殿內最重要者，爲長幅明宣宗「行樂圖」手卷，及文徵明「湖光巒翠圖」。第二圖題跋甚多，神韻尤高。文徵明另有「古木寒泉圖」，亦饒淡泊平和之致。清丁觀鵬彩畫「觀音大士像」及「天馬獻瑞圖」，均可引人觀感。米芾之「雲山煙樹圖」一片，皴墨，暗淡中別有韻味。宋趙令穰有「水村圖」，明仇英有「西園雅集圖」。宋陳居中有「茄菜圖」，各有極高之美，稱價值。宋宣和之「重猿圖」，元人畫佛，宋人畫大士，不甚可愛。清阿爾稗之大幅「威虎圖」，筆意剛勁，栩栩欲活。最令余瞻仰低徊不能去者，則爲余家南田先生之「瑤圃九華圖」，狀秋日叢菊，幽香欲浮，四壁奪色。其着色之工，一葉一瓣，無不表現其功夫，而又無一處不自然，真可愛也。於是轉入正殿，斯時去閉殿時，僅四十分鐘，遊人已絕，三殿警察聚而視我，（左殿警察已將余筆記事前幅，殿中掛畫之外，又陳列宋元明列代帝后畫像。余入右側集

儀殿時，僅餘十分鐘。匆促之間，僅見清阿爾稗『臥虎圖』、丁觀鵠金描釋迦佛像、曹孝先『耕織圖』廿餘頁、王翬『春遊圖』、明仇英『寶繪堂圖』及『摹仙會祝圖』、惲南田『牡丹圖』、『羣仙會祝圖』之富麗矞皇，爲一殿之冠；『牡丹圖』妙處，亦如『瑤圃九華』，獨絕古今。余於美術圖畫心素好之而未嘗學問，今於一小時內，暢觀數十名家之傑作，則余心之樂，爲何如也。是夜歸寢時，尙念念不忘兩殿。

六日定赴參觀京綏鐵路及長城建築。晨七時出發，乘人力車至西直門外車站。是日大風，路上塵土刮面，至不能張目。抵站時，同人相顧皆失笑，蓋眉目耳鼻間灰黑竟類煤炭鬼矣。上車未久，車即開行。窗外遠望，黃沙四起，令人想見沙漠可怖之狀。田地多荒棄，不如懸植。車中望見萬壽山頤和園，紅碧相映，如彩畫中景緻，不意世間竟有如此人工。過清華園，清華學校之各種建築，皆在望中。及抵南口車站，路線已漸漸加高，車行三十里，即離平地一里。此路詹天佑先生所計劃督造，穿山而過，其勢不能逕作一直線，必沿盤山之難易處，依山形土性而轉移；故此路曲線無數，山洞亦不少，卒爲中國最艱鉅之鐵路工程，而詹先生之名亦由

是不朽。余等在車中無事，惟分食攜來麵包糖醬，又購梨無數，剖而狂啖。既而車已在兩山鑿斷處駛行，兩面皆削壁，橫悍與江南山之秀麗大不類。俄頃有同學破寂而呼，謂長城已到，細望則又非是，蓋山居人之小城堡也。然長城已非遙，車至八達嶺附近，又城垣蜿蜒西東兩面，越山頭過而不見其所止者，則真長城也。於是大衆皆喝采。到青龍橋，地勢已高出海平線數里許，山風峭厲。頗近高寒。同人下車步行上八達嶺，石級光滑，似常有人來遊者。長城一面有牆堞，自牆外遠望，可見山脈綿連，森羅雄傑，高處殘雪未融，白光覆山頂。此處長城已是明代修理之建築，秦時長城則在山海關。城垣瓦磚頗巨，牢固完好，惟覓久不得其有字者，或歲久字已漶滅，故無所見。余初意從長城上當可北窺塞外荒涼之象，其實北面羣山，皆是直隸地界，更無論沙漠地矣。城上每隔數百步，有一戍衛駐所，四面高牆，如山堡然。余遂巡城上，環顧諸山，慨然想見古代用兵之狀態，不覺興會油然而生。江君應麟撫余肩而笑語曰：『俗人謂秦築長城，所以禦匈奴，其實區區一城垣，何足以拒敵人；長城之功用價值，乃在用兵時之便於運輸屯聚，及占據形勢險要而已。故其建築不重在高峻堅牢，而重在

道路廣闊及高下適宜也。」余深以爲然，謂爲知言。時有十數童子，手持石片，上有古代植物遺蛻影象，爭來兜售，高呼賣花石。余以二銅元易得兩枚，卸衣更登高處，斷垣破瓦，雖無可觀，然較之北京城內之畫棟雕梁，陳陳相因，則又殊覺此勝於彼。未及最高處，過一轉磚，不勝風力，人搖搖欲墮入山谷，余蹲踞地下，伴行者力握磚轉，始幸免於傾跌。不敢再上，轉身而下，狂風相助，幾挾人飛去。余等乘風勢稍定時，急步下山；余行稍緩，落衆人後。有關門，頽曰「居庸外鎮」字隱約幾不可認。識行至山半，行人皆絕，余乃擇一光潤潔白之石而坐，仰視巖壁，空明可愛。因念此嶺雖不高峻，然殊具有一種偉大潔白剛介之精神，使人領略無窮。上冠長城，益增此山之偉大。坐茲空谷，撫念往來，心底光明，怡然自樂。蓋人事之最樂者，莫如偉大之人格，與偉大之自然相契合於無間，而生出一種化學作用。月夜遊湖，斜陽眺遠，不期然而覺其樂陶陶者，皆此作用之表現也。而我之「大風登長城，微笑坐空谷」一幅畫圖，則又此作用表現之更濃摯者，而非人間所常有。在此內省一句，鐘勝於城市脩養一年，確哉。是日我精神上之洗刷愉快，乃至不可思議；也日教育兒童，當必攜之登長城，爲其脩身

之一課。三時許，同人等由青龍橋啓行。曲線迴旋，穿嶺而過。車一面貼近山壁，一面距山較遠，中隔低谷，參差雜布大小岩石，村落人家，楊柳牛馬，望之如城隍廟中所叫賣之小盆景。山泉流過，積成淺澗，適足以潤澤谷中田禾。余等購梨子、鷄蛋甚多，沿途狂啖，至無節制。到南口，本擬下車遊明陵，以時間不及，遂作罷。回京時已六旬鐵矣，走日夜，又在沈怡君處長譚，沈君復示我以其攝影成績兩冊，展覽欣賞，夜深不倦。沈君他日擬專攻美術建築，蓋其天賦有美術興趣，而現所已學者，又爲木土工程，二者相成，則其爲此學也宜矣。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一) 十月十六日總會的常會

十月十六日下午七時在北大第二院地質研究會開會，到會者有李守常、蘇演存、黃一葵、鄧仲解、陳仲瑜、楊鍾健及新由日本回國之會員沈懋德君共七位。首先由楊鍾健報告近況，謂會員終身志業表已付印，研究會無大進行，各地會員消息亦不靈通，等等，次致歡迎沈君之詞。隨後大家討論，可紀者有下數事：

A. 北京方面上次議決之二研究會必須組織，但因事實關係，

文學研究會可暫緩。社會主義研究會亦不必定無聊的規約，由
鄧仲澥擬定數題，由會員擔任研究，自下月起每月開會二次，由

研究中報告並推人記錄，寄交月刊。

B. 張申府來信出會事，將其原信寄會員通訊錄發表。

C. 沈懋德君提議少年中國出一婚姻問題號，並述日本最近
關於此事新聞，及與鄭伯奇君和舜生商量出此特號的情形。大

家也都認此問題，很有討論必要函舜生斟酌辦理。

其他所談各事，多關於學會前途，近來學會很覺沈悶，希望各
地會員特別注意。

無政府主義(斯退拿)——(蒲魯東)——(克魯泡撲金)

工團主義

布爾札維克

L.
W.
W.

社會主義 馬克思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

烏託邦社會主義

修正派社會主義

基爾特社會主義

少年中國學會社會主義研究會

書記鄧仲澥擬

A. 研究方法：

(一) 開會討論——每兩星期開會一次，每次由一人對於

該主義或該主義中之一觀念詳細述釋然後付之討
論。討論時，推一人任速記之責。先由北京試辦起。

(二) 通信討論

B. 研究題目：

社會主義派別甚多，茲先列表於次，以醒眉目。

(一)馬克思社會主義

1.唯物史觀

2.階級戰爭

3.剩餘價值

4.無產階級專政

(二)社會民主黨

(三)修正派社會主義

(四)無政府主義

(五)工團主義

(六)i. w. w.

(七)基爾特社會主義

(八)「布爾札維克」

(九)社會主義發達史

(十)社會主義運動之現況

(十一)社會黨與共產黨

(十二)第三國際共產黨

(十三)「德謨克拉西」與社會主義

(十四)中國救亡與社會主義

(十五)世界改造與社會主義

(二)新加入會員

常道直劉拓二君均在北京國立高師由余家菊陳啓天蘇甲

榮楊鐘健左舜生五君介紹入會。二君均研究教育。通信處即在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

(三)會員消息

沈懋德因留學官事回川大約不久仍還東京

芮學曾因經費問題及家庭連遭不幸回國現任太原上馬

街第一高小教職。通信處即在該校。

陳政年假中赴太原旅行。

楊鍾健因祖父病於年假前回家約三星期仍回北京

會員通訊

舜生兄：途次寄一信數片不審俱收到否弟所乘包島斯號九

月廿四到馬賽行李並未檢查此乃沾里昂學生之光是晚十一

點半乘快車往巴黎，翌日下午二時即到，因辦入德護照，較為麻煩，故住巴黎七日。會見徐彥之、張申府、席君，徐君係藉暑假之暇，來此遊玩，不久便回倫敦。張君現住巴黎，見面時皆匆匆，未及細談。在巴黎時得暇輒往遊各處名勝，若拿坡、洛佛爾大博物院，愛非爾高塔之類，痛快以極。月之一日德使館已得其外部覆電，允許弟等入境，遂將護照簽好，即於次日下午離巴黎，三日下午到柏林，一日一夜不知不覺間竟過三個國家，（一法，一比，一德）知歐洲真不大也。抵柏林之日，適此間方開過汽車賽會，遊客大半未散，又旅館僕役，因要求加薪，復大半罷工，故是晚數竟始得宿處。汽車賽會惜來時已晚，未及見聞，最快者每句鐘能跑一百四十基羅米突。普通國內火車速度，若滬甯火車，每句鐘至多不過四十基米突，此竟超三倍而上之，得無驚人。凡此次以速度見長之車輛，會舉一一俱加考驗，探其長處，以爲往復製造時修正之助，故此種賽會於改良上甚有價值，絕非一時之豪興可知。弟因開學期近，故住柏林僅兩日，即來德來司登。此地爲德聯邦撒克遜之首都，風景秀麗，有甲於全德之稱。城中建築物獨富，博物院圖書陳列所、大戲院等等，均有令人流連之價值。且繁華不

及柏林正宜讀書。弟今所入之學校，即此地之高等工業學校。撒克遜祇有兩個教育最高機關，一爲來匹錫之大學，一即此校。德國學制大學中無工科，故皆另設。校中共分建築、土木、測量、機械（電工在內）、化學、數理、普通（包括極多科目）六科，設備頗周到，敎習亦佳。現已於十八號正式上課，惟敎習大半尙未開講，有得聽者僅寥寥數人。至於上課人數之多，亦屬罕見，日來所上數課，聽者逾三百餘人。課堂構造，有類戲場，座位愈遠愈高，俾視線可及。敎習上堂，學生俱頓足，云係表示歡迎之禮，不滿意則以足拖地版作聲。此在國內，亦未嘗有也。全校分設數處，有相距約里許，步行十餘分鐘始得達者，故往來上課，殊費奔波。幸弟寓處，離學校不遠，尙不吃力。此間生活，平均頗不便宜，弟現所租房一間，膳宿一應在內，月需千二百馬克，若愚時珍在法郎府一月所用，尙無此數，豈非貴極。惟渠等所居近鄉間，而弟現所住者，逼近學校，不無出入。此時已在開學期間，故學校附近之家，到處人滿，急切無可得，亦祇有不顧價貴矣。日後得當，仍須重遷。一千二百馬克在我儕初抵德國之人觀之，誠不算貴；試就日來市價一算，不過華幣二十元光景，然在德國一馬克仍有一馬克之價值。

決非我儕心目中之一馬克——算成華幣後之馬克——也。近來因上西來西亞問題將次解決，其於德國前途，影響極大，故自德人所謂不祥之消息傳佈以來，馬克日就跌落。本月十七號市價美金一元可換一百八十五馬克，計此時在國內一元總可換七八十枚。德之境地，今日可謂困難以極，外患既深，內情尤雜。政府因應付賠款，不得不頻加新稅，本不易令人民滿意，因而眷戀舊皇室者，實繁有徒，幸復辟一層，衆皆明知爲協約所不許，故現政府尙得維持其地位。至於今日去學校時，步行道上，見黃葉滿地，樹木凋零，蓋殘秋盡矣！肅殺之狀，增人感慨不少。今日之德方之斯景殊未見過也。閱滬報知湘鄂戰爭，迄未甯息，到處烟塵，可痛可慨。在國外頗不易得國內消息，令人想望。日後擬由國內舍親處劃一筆款交兄，託代定雜誌及購買新出書籍之用，新書中凡兄以爲可看者，即請不必函詢，代爲購就寄下，此事祇有勞兄，諒總可設法。茲先接洽，紙上無由達謝意，尙希諒之。勿頗健康，滬上同人均此致意。

我前回——一九二〇年九月八日——給舜生兄那封譁教育的信，承效春兄看了，又承評論一番，我非常感謝。效春兄的理由都很充足，都很有見地。我沒有甚麼參加的。不過我還想把我前回向舜生兄所譁那些話再申說幾句。一則因爲效春兄是現在研究教育將來擔任教育的人，我旣于中國未來的青年抱無窮的熱望，所以很想中國將來的青年指導者於千慮之中採我一得之愚。二則因爲效春兄是我們最親愛的少年中國學會的一份子，少年中國的教育要該當有個略爲固定的宗旨才好。所以我很願意同效春兄商量。——我在這兩個原因裏又說了幾個中國，我實在無法避免國家觀念太濃的嫌疑了。

我向效春兄和舜生兄申說我的理由之先，要你們倆承認我一個觀感，就是現在中國的社會是病態的社會，並且那個病道傳和傳染的力量都很危險可怕，萬不能同歐美社會相比。——比較起來，更是害怕。——你們倆如果承認了，那嗎辦教育的時候必定是要想法子醫治這個病。不然一切說法都是枉自費力。所以我爲怕病起見，不敢主張學生去適應中國那種社會生活。我絕端贊成至少與這病窠窟暫時隔離，才有救藥。我敢向中國

弟怡自德來司登寄十二十一

效春舜生兩兄、

會員通訊

現在教育家說：「那怕你們諸位對於學生的指導方法如何良好，學生的父母，姑母，姨母，大舅，外婆，奶奶，三爺火房和門上大爺的感化力比你們諸位強得多呢。」因此我同太玄其他還有好幾位朋友都很主張兒童公育。因為小孩子雖然已經有了這個遺傳病，但是一生下來便不再使他傳染新病菌，或者救治的希望要大一些。但是十歲上下染病還不大深的，我們也該當替他想點法子。像到了我們這樣二十以上，病毒已經中深了，——但是却很知道適應社會生活。——雖有甚麼良朋好友糾正保險，都是時時刻刻要發生可悲的現象，救藥的希望已經很微弱了。

我知道這個觀感占滿了我的腦筋。我并且知道效春兄要批評卑之無甚高論。但是只要效春兄有別的較善方法醫治這個病態的社會，防止這個病毒的傳染，自然是我們很高興知道的。但是說到這裏，我要分辯一句，就是：隔離病態的社會，并不是去孤立，是要去創設新鮮空氣的社會。並且也不是學盧梭愛米爾教育的主張：盧梭是不贊成兒童公育的，是反對公立學校制度的。他以為無論何人天生都是好的，無論何社會都根本是壞的。所以不能用盧梭主張現在不行的意思來概論與病社會隔離的說法。——不過盧梭的教育學說也自有他的精義。改日專譚。

我要與效春兄舜生兄商量的主要地方，就在以上說的那一點。其餘要定理想的宗旨與一貫的方法都是由那一點生出來的。所以我很願意我們同志把這一點商量之後，再來評論有定理想宗旨和一貫方法的必要與否。

但是效春兄對於我前回那封信的誤會，我却要說出，免得以後討論的時候再去誤會，費了筆墨。（一）我前回那封信句句是爲中國的現狀而言。——病的現狀。——因爲這個特殊的關係，效春兄便推論爲我國家觀念太濃。這是我不敢承認的。至於效春兄說個人的天性與地方水土等區別沒有關係。對於這個說法，我還要去研究一下。（二）我前回所說，專注意初級教育，所以定宗旨無農科商科大學師範等性質分別的必要。（三）我會說時事報章和種種書籍無益有害於中小學生。我並未會說那些書籍報紙毫無價值不值得中小學生一顧。——效春兄接着還說：「讀那些書的果真受害多而利少麼？」不知道「讀那些書的」這一小句是否指中小學生？如果指中小學生，兄弟對不住，却大膽敢武斷下來：果真受害多而利少咧。——（四）我引法國

教育的說法和辦法，因爲有些合了我上面那個主觀見解，并且爲說法取證的便利起見，并不是我便想把法國式的教育籠統的括了過來。

不過我的經驗很淺，那種主觀的見解或者無一是處，也未可知。所以很盼望效春兄再加批評。不過批評的時候，我要與效春兄約一件事，就是不要在一句話或一個字上去吹求，因爲很費筆墨與時間，并且把批評的真意思掩去了好些。不知效春兄以爲然否？

臨了，我說一個引你們倆發笑的話來，勞你們倆費了神看我的長信。這個笑話就是璜兄與皇兄同音，發生出來的：前幾天

便有個不相識的朋友寫信叫我璜兄。恰巧效春兄又叫我璜兄。於是巴黎的熟朋友便與我上了一個皇兄的尊號。我一想不好，現在正是皇帝倒運的時代，皇兄是不好當的。我再一想，我們鄉裏有一齣戲，——我忘了名字。——是皇后同皇帝打架，皇兄出來干涉，便被皇后痛打一頓，鬍鬚都扯落完了。想起那位皇兄的狼狽情形，令我這個璜兄不寒而栗。呵呵呵呵！笑完了，還是問你們倆好。

弟李璜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

自法國南省蒙白野

幼椿兄：

去年先後給我兩信，均收到。懇摯周詳的指示，我甚感。五四的信，你重申着「中小學學生與社會隔離」的主張。我至今還是懷疑。我懷疑了，不是絕端反對。解決現有的我的懷疑，或者是須求之於我們以後做事時的實驗。現在，一方仍來請教於你，舜生和其他同志。我想：一個人做事，能多用些考慮，即可減少些消耗，加多些效率。我們間互相的討論與批評多了，亦可於做事時有利。祇望你們指教。

我現在還相信學校應該社會化。倘若學校教育不能社會化，即失其社會的價值。至少也許把這樣的價值減少些。學校自學校，社會自社會。學校與社會不相聯給。學校不對社會負扶助和指導的責任。社會不能欣賞和理解學校的活動。兩者互相漠視，不知互助。我以為我們從前以至現在許多學校教育的失敗處，這實在是個大原因。鄉民子弟歡喜進私塾，不歡喜進學校。學校有所舉動，市民不加贊助，還要冷笑或者阻擋。這我有一部分要

怪辦學者把學校門牆築得太高，視為重地，當人莫入的緣故。他們不明白學校，見學校是畏懼，那肯與學校表同情？這且不說。白面書生，書獃子，不識人情，不度世故，不明白社會疾病，小民痛苦；和他們談什麼社會改造？¹ 普惠帝聞百姓沒有飯吃，對侍者說：「何不食肉糜？」現在的學生也多這樣，已太缺少了社會意識與社會同情，你還要主張他們與社會隔絕，我總期期以爲不可。

你說：「中國的社會是病態的社會。其傳染的力量，很危險可怕。比起歐美的社會更是害怕！」我不知歐美社會到底怎樣，不談。中國的社會是有病的，此話誰也不敢否認。平心論，也那國的社會沒有病？但你當不致便臆斷：中國的社會全是病，全是萬惡。父母的仁慈，兄弟姊妹的相戀，朋友親戚的吉凶慶弔，往來酬酢，中國的社會所有的固然有壞處，但不盡是壞呀！農民的勤樸懇摯，小工的忍勞耐苦，亦何嘗不可給「不知稼穡艱難」的少年人一些教訓呢？

且學校與社會如何能分得開？學校是如何的人羣組織成功的？其所有校長，各科教員，會計，庶務，書記，以及校工，不還是社會上的人麼？學校不是一個人辦得成功的。即使社會的影響照理

論是應該使他與學校不發生關係，但亦談何容易做得到呢？社會上的罪惡如卑鄙，懶惰，欺詐，誘人作奸而圖自利，賣弄他人以保持自己飯碗及地位，黨爭，險狠；學校中亦何能件件廓清？他的當局者亦是人呀！這樣的學校便永不與社會接觸，亦到底於學生身心之修養何補？故學生修養問題我認為他與所接觸環境有關，要望學生更多變好，當然該注意他們的環境，但不當便說：「他們當與社會隔絕。」僅僅把他們關在學校不與社會交通，亦係無濟於事，是麼？學校訓育的事，我以為一方面是減少學生壞習慣，養成他們的好習慣。一方面是培養學生有社會的意識，了解社會，能共同合作，以謀社會文化之繼續與發展。簡單地說：「訓育是要使學生能修養自己，服務社會的一種方法。」這都無理由可反對學生與社會接觸的事。

社會似有機體的人羣組織。其進化，變更，都是漸而不是驟的。我們沒妙法使現有的惡人一齊死了，同時把大批君子一齊長出。又沒方法使現有人心中惡分子一齊去出，換之以美善的。惡人便是要淘汰，也是要一天一天的淘汰，善人能以教育而增多。也是要一天一天的增加。關着學校門研究學問的幾個畢業

生參加社會，為數渺乎少哉，果然社會的萬惡傳染力是大，亦畢竟寡不敵衆，有何用處？且因為他們平日在校，不與世通，不諳世情，驟然與世接觸，更多失敗的機會。失敗便易灰心，灰心便致墮落。還在學校的學生墮落，要是他的學校教職員能盡其職，則見他將墮落了，加以警告，加以鼓勵，他可以仍復向上，向善，而重自。有生氣再學。學校的責任，不僅是培養幾個學生成材就算的。美國近有以學校為市社中心的運動。學校當局者欲以教養學生餘力，從事公共演講，遊藝，展覽等會及討論市社的實際問題並謀解決的方法。這種運動，我想我們辦學祇要有餘力，很應該做，諒你亦不反對。這不是又給學生與社會接觸麼？社會是很多惡的，因與學校接觸，而加上些善，不也是值得的麼？

根據以上諸些理由，所以我仍然懷疑你的主張——中小學學生與社會隔絕。我為何不敢反對，因亦盼望人能做這樣的實地試驗。在中國辦這樣的學校，看看成績到底如何？還因：育會的組織要管。於是社會上政治上的問題便牽入學校的範圍中來了，俄而罷課，俄而遊行，結果則荒廢學業，墮落品行，而學校也奄奄無生機。但這我當歸罪為人師者——我自己便是一個——無能力或無熱心指導學生行動的緣故。要是做職教員的人自身有品格有學問，有能力，肯熱誠負責，能不怕自己沒飯吃，與失掉虛榮，又能對同學親愛與同事和衷，則對學生非理行為，不難制裁，善行亦可養成。

故我對訓育問題所最關心者是（一）自己的修養問題，（二）同事者同志與否問題。而不欲學生與社會隔絕，但亦慎重學生對於社會活動的參加。我認學生參加社會活動是手續。改良社會是目的。用了手續可以達到目的，濫用手續，也可把目的格外弄得離開遠去。

以下，我要對你的信說幾句：（一）你信上說的「遺傳」和「傳染」什麼分別？你說的「這個遺傳病」什麼遺傳病？這個病是不是可遺傳，還是僅能傳染？這你又要怪我在一字一句上吹求了！（二）你說：「個人的天性是不是地方水土等有關係，要研究一下再說。」我該怪我急遽！（三）時事報章和種種書籍給中職要管，省長良劣要管，省議會事要管，教育廳長的更動要管，教

小學生讀了，到底可得多益，可有多害？要看該各種出版物的內容，與如何讀法而定。結果也待試驗後才明白，你便說：「果真受害多而利少啊！」你亦性急，其害我們該先問「報章」什麼報章？「書籍」什麼書籍？更問那學校教員學生如何教學法是什麼？細看紀念冊上兄的照片是沒有鬍鬚，我要問：「是不是被皇后扯落完的？」為什麼又看不出你什麼狠狽情形？」哈哈！今天是民國十一年的元旦，謹祝兄等新年快樂！

效春在南京

胡適之著 詩試集

到北京以前的詩爲第一集，以後的爲第二集；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刪剩若干首，合爲去國集，印在後面作一個附錄。

已經再版。有再版自序，有新加入的詩。定價大洋三角。

胡適之譯 短篇小說

集中都是選擇最精，可爲短篇範本的小說。後附胡先生所作論短篇小說一文。

已經三版，定價三角。

田素昌宗白華 郭沫若合著的 二集集

討論的問題是：歌德文學，詩歌問題，近代劇曲，婚姻問題……定價三角五分。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康白情先生的詩集



!版出近將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3) (附錄) 新詩底我見一文。

(2) (附錄) 舊詩詞數十首。

二十七日赴美此所作新詩。

(1) (從『草兒在前』一詩起至九月

中華教育界

第十一卷 第三期

錄 目

所謂『一個理想』與『又一個理想』.....	王克仁
今日之女子教育.....	王克仁
暑期學校與教育.....	陳啓天
大學教授與學術.....	陳啓天
爲官僚式的教育家下一警告.....	邵爽秋
青年教育改造的前提.....	邵爽秋
公民課程教授大綱.....	陳啓天
柏克爾氏論中等教育目的底推廣.....	王克仁
弗蘭克希納的一個新時代之學校.....	夏承楨
對於教育上一個問題之意見.....	張念祖
中等學校選科制問題.....	錢希乃
美學與訓育.....	鄒爽秋
書報紹述.....	朱煥達
教育界近訊.....	陳啓天
王克仁	王克仁

每冊定價一角五分

中華書局發行

<p>高語學生先編</p> <p>■白話書信</p> <p>採用為課本。</p> <p>訂正三版</p> <p>已有多校</p> <p>備二百畫</p> <p>~~~</p> <p>八角洋價</p>	<p>湖。我們順應時代的思想與趣，引導他</p> <p>書信的知識，並教授一般</p> <p>年級適用</p> <p>中學一二三年</p>
<p>(除頁平裝函冊，一元二角)</p> <p>寫個性十分深刻……</p> <p>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p> <p>分段承代替期八股家的批評</p> <p>水滸傳考證</p> <p>水滸</p>	
<p>(除七百洋裝函冊，一元二角)</p> <p>寫個性十分深刻……</p> <p>水滸傳的長處乃是描</p> <p>分段承代替期八股家的批評</p> <p>水滸傳考證</p> <p>水滸</p>	
<p>新舊兩種書信，一元二角</p> <p>新舊兩種書信，一元二角</p> <p>新舊兩種書信，一元二角</p> <p>新舊兩種書信，一元二角</p>	

孫僕工先生編

■**中國詩法讀義**

定價三分五角

序

邵力平先生序

中山師範成師

州二師範第一

經過兩次實地試驗

這部文法已選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儒林外史

修正再版

▲全書近五百中頁

▲洋裝一冊一元三角

▲平裝一冊一元八角

吳敬梓傳……胡適之先生

儒林外史新編……陳獨秀先生

儒林外史新編……錢玄同先生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一月一價

一千餘頁

新加標式樣點符號的段分

現在市上通行的《西遊記》不是完全的是刪節的許多白話詩詞韻文和句子都刪了。這個古本是依據乾隆本翻印的。全書比今本約多十分之二。

三。請看《西遊記》的本來面目。

新叙
胡適之先生
類錄
陳獨秀先生

兩冊	洋裝定價三元二角 特價兩元八角
四冊	平裝定價兩元五角 特價一元六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全書六百餘頁 五十餘萬字也

全書由胡先生親自分為四卷，逐卷親自編定次序。

有的文章是發表過修正的，有的是不會發表過的。

特價一月一月十
五號止

洋裝兩冊 定價兩元八角
不裝四冊 特價一元四角

每冊郵費

外埠每冊一角二分
埠內每冊一角半分
郵五角三分。
（平洋銀圓）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少年世界第一卷全卷
合裝本：洋裝一冊，
一元八角；平裝二冊，
一元五角；現存無
多，購閱者請從速！

少年中國第三卷第六期

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者
即 刷者
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亞東圖書館

少 年 中 國 學 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
“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



少 年 中 國 學 會叢書

法蘭西學術史略

李 璞 譯

此書是一九一四年，因爲舊金山賽會，巴黎大學校長請巴黎大學各教授分門編輯者。

其中隨學科的性質分列成集。現在先把哲學、文學、教育學的一集，文學、美術的一集，政法經濟的一集，編譯出來。

陸續編譯

其除關於自然科學的數集，以後

全一冊定價三三角

亞東圖書館發行

上海五馬路